

居業堂文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文堂業居

(一)

著 源 王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原敘

吾友王君克承之子源，字崑繩，與其兄汲公，以文學名於時。崑繩岸異多英氣，自其十數歲，余輒器之。及再來廣陵，則崑繩爲文章已成帙，作項羽論，縱橫馳騁，若前無古人者。名下士爭譽之，余未之許。崑繩口不言而意爽然也。後數年，復謁余廣陵，領下須已長四寸，目光閃閃逼人，比著書高二三寸，而崑繩年亦幾三十矣。再出項羽論，則議論多肯要，法度老成。且曰：源往者不自得，久而心服。先生之言，於是縱觀其文，文之可施於用者十而五矣。崑繩爲人伉爽，好大略，爲文多法史漢。吾門人孔生尙典，文最英悍，余嘗辟之馱騾之馬，然其實用處不及崑繩也。嗟乎，吾老矣，而崑繩今不可爲少。後耿伯昭、周公瑾何人哉？人學問當有變化，少年英發，中晚之歲，貴沈深掩抑，使不顯其光。吾他日以崑繩之文觀之矣。丁巳易堂魏禧題。載魏叔子文集八。魏冰叔沒，在處士能古文者，吾知王子崑繩。孔孟不作，文章道衰。左氏、司馬遷論次當世公卿侯王將相，人文變矣。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下有道，文章在上。堯、舜、文、武，見於詩書所傳，天下無道，德乃在下。於時有孔子之春秋，孔孟之道，仁義中正，無矯枉救弊。楊墨以其仁義矯之救之，而失也。至於偏且弊，愈以亂天下。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余嘗見冰叔於金陵，言文章，冰叔出左氏、司馬以下，其爲人欲以諸葛、忠武爲師。然旣沒，以吾求天下之人，於處士見崑繩，見崑繩之文於左氏、司馬遷，夫豈無當世公卿將相侯王所得論列，然非處士之所宜有也。天下而有管夷吾、

公孫僑、張良、蕭何、楚漢之帝王，使之論次，自成一書，然又非處士之所爲也。冰叔嘗稱崑繩文矣。冰叔處士也。余則以左氏司馬遷論崑繩之文，而烏能終以處士論崑繩之爲人哉。崑繩名源，北平人善言兵，工敘事文字，嘗論余文，以爲好言孔孟之言者。江左洪嘉植識。

王崑繩傳

四君子傳之一

桐城方苞譔

王源字崑繩。世爲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甯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不可羈束。於並世人視之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邱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年四十餘。以家貧父老。始遊京師。傭筆墨。貴人富家。多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尙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源以貧無資。不能不託迹諸公閒。而常以自鄙。未肯降辭色。或極飲大醉。嘲謔罵讎。中其所忌諱。諸公。用此陽體貌之。而陰擯焉。源雖好氣。與世參商。然內行篤脩。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楨兩人而已。其於人果有善。未嘗不降心。晚年與蠡縣李塉遊。大悅之。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始源概不快意。五十後。葬其親。遂棄妻子。爲汗漫之遊。至名山廣壑。輒淹留踰時。忽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閒。客死山陽。惟兄之甥蔣衡視含殮。卒之夕。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其古文旣刻者。世多有所著。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未刻古文藏於家。

王崑繩家傳

武進管繩萊撰

王源，字崑繩，一字或庵，大興人。先世無錫，有王玉者，從成祖靖難有功，戰亡白溝河。子孫世襲爲錦衣衛指揮僉事。父世德，仕崇禎朝，國亡，變服爲僧，痛野史載烈皇事多誣罔，爲崇禎遺錄一卷。源其次子，幼與兄潔以能文稱於時，岸異英傑，有不可一世之概。少以所爲文示甯都魏禧，禧未善也。久之，許其文爲可施於用。先是，源父旣遭國變，流轉江淮閒，喜任俠，言兵，所交多瑰奇隱異之士。源以故習知前代典要及關塞險隘攻守之略，居恆慨然自以爲北面武鄉侯，而與陳同甫並驅爭先。年四十餘，貧困無所遇，乃折節爲儒者，氣益純粹。遊京師，備筆墨，是時國家承平數十年，方以八股文取士，富貴家子弟無所事經濟，古文之學，源初未嘗爲。時人或以此病之。源笑曰：是尙需學而能耶？因就有司求試，中式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或勸更應禮部試，源謝曰：吾寄焉爲謀生計，使無詬厲已耳。晚歲交蠡縣李塉，相與師事。博野顏元講理學，盡闢程、朱、陸、王而述顏元之言曰：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下極於草木鳥獸，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去物欲，非脩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總於格物之義無當。物非他，卽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卽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總歸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教顏子以克

己復禮爲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卽格也。致也。約禮卽誠正脩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卽由於此也。源旣祖。顏元習禮之說。終日整衣冠。對僕御無所苟且。其生平嚮學之旨。皆散見所爲文中。文多記明人逸事。以故其文多悲慨侘傺。桐城侍郎方苞稱其有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皆不可得。惟古文三十卷。詩十卷。年六十餘客死。子兆符。康熙辛丑進士。有詩若干卷。並藏余家。論曰。源以世家子弟。國變家燬。蒼涼鬱勃之氣。無所發洩。一寓之於文。今其文具在。多紀明人逸事。發揚蹈厲。往復不窮。當時號爲古文家者。未足與比也。然非遭時之艱。困心衡慮。烏能成其所至若此哉。晚而歸宗於理學。夫亦盛氣旣平。知非悔過之所爲與。後世讀其文者。可以窺其志矣。

王氏塋記

武進管繩萊譔

出京師西便門循濠而西五里許地名羊坊店或曰羊房店王氏塋在焉王氏先曾祖母外家也塋巽乾向葬主穴者故明錦衣衛指揮使諱世德字霜皋先曾祖母曾祖也穴之右葬霜皋先生長子諱潔字汲公先曾祖母伯祖也又其右爲四姑娘不知何人又其右爲霜皋先生孫康熙辛丑進士諱兆符字隆川先曾祖母父也主穴之左壙外有冢大樹生其上壤不可脩爲隆川先生子諱匡字方度先曾祖母弟所抱他姓子名□□葬地其契券悉鐫碣上地廣若干畝直隸向無布政按察使隸刑名錢穀二道所鐫契皆錢穀道稅契故紙久亡康熙某年事也守冢人戴姓歷高曾以下五世子孫繁多以牛皮結繩爲業而王氏絕者且五十年矣初隆川先生子匡卒無子先曾祖母傷王氏無後以三叔祖諱世鏞嗣其後王氏故家大興爲明望族國亡後遷徙江淮閒宗族零替無可嗣故以甥爲舅後也其後三叔祖又亡無子□□妻尙在孀僑無倚撫他姓子爲子前十餘年嘗從淮上來爲小貿易不讀書且無與王氏無能知其舊事今亦不知其人存否也先祖官京師二十年自曾祖母存時以及卒官之日歲時祭埽無不親拜隆川先生夫人楊孺人久殯淮安又先祖所奉而合葬者迨眷屬歸里後其事遂閒吾父每以應試謁選之事入都必釋奠墓下而吾父下世又將十年余遇赴試北雍之歲當九十月必買車挈榼以往脩其崩圯霜喬

露棘蔚然幸存。無斬伐之者。嗟乎。人生謀衣食。奔走四方。自其祖宗之邱壠。已不能春秋時其展奠。況以曾祖母外家之墳墓而託之彌甥乎。既不同鄉井。遠在二千里外。隔兩三年一來而又去。其去來可常必乎。設數十年中無過問者。則耕夫牧豎。侵削而平夷之。荒煙衰草。瀰漫無迹。其世逾遠。其親益疎。子孫縱能知之。而欲求其處。恐不可得而識矣。且子孫又能料其必來京師乎。可傷慨已。余五六歲時。卽侍曾祖母往拜。今兩家所葬。已在疑似閒。後世必并此而昧之矣。故特爲之記。

附記

先曾祖母大父諱源。字崑繩。一字或庵。康熙癸酉舉人。以文章著述名於時。嘗與魏凝叔、方靈皋、及李剛主、閻百詩諸先生交。所著居業堂集藏余家。無力梓也。其葬地又在江蘇鎮江府之金壇縣。蓋或庵先生姪婿爲金壇蔣衡。世所稱寫十三經拙老人者是也。先生卒於淮安。遷其柩葬焉。蔣氏今移家無錫。事已數世。無與余相識者。問之。恐亦不能指其地矣。余有族曾祖姑嫁金壇于氏。往年曾知之。余及見之日。已聾老不省事。且當時不知其知此事。未得問。今歿已十七八年。子孫盡矣。益不可考。他日蔣氏有人。或能識舊蹟而以告余者乎。因記前事而附書於此。

居業堂文集目錄

卷一

傳

劉誠意伯傳

于忠肅公傳

于侍郎傳

譚參政傳

卷二

傳

新樂侯傳

鞏都尉傳

姜都督傳

李高合傳

保定張氏兄弟合傳

王將軍傳

司禮監高時明傳

卷三

傳

興國公傳

諸天祐傳

王義士傳

關中二烈士傳

金主事傳

秦處士傳

卷四

傳

李處士傳

五公山人傳

顏習齋先生傳

溫孝懿先生傳

李孝愨先生傳

周孝廉傳

曹太學傳

卷五

傳

秦舍人傳

姚少保傳

隱俠傳

徐烈婦傳

曹烈婦傳

高節婦傳

吳節母傳

福清陳孺人傳

吳烈女傳



吳節婦傳

長沙陳孺人傳

周節女傳

卷六

書

與徐學士論王威甯書

與友人論韓林兒書

與友人論史書

與友人論侯朝宗文書

與王吏部書

與黃自先書

與湯西崖書

復陸紫宸書

與周生書

與張天中書

答外舅李涵生先生書

復蔡靜子書

與梅耦長書

卷七

書

與戴田有書

與朱字綠書

與李中孚先生書

與張生書

與閻百詩書

與程偕柳書

復柯寓匏書

卷八

書 啓

與蔣湘帆書

居業堂文集 目錄

示及門書

與某公書

與壻梁仙來書

與方靈皋書

與康孟謀論脩郃志書

再與康孟謀書

復姚梅友書

與毛河右先生書

再與毛河右書

家大人八十徵言啓

卷九

論

郊祀論

老子論

李陵論

道德仁藝論

脩辭立誠論

佛法論上

佛法論中

佛法論下

賈詡論

費禕論

諸葛誕論

張賓論

卷十

論

權論

將論

戰論

八陣論

居業堂文集

目錄

鄭莊公論

子元論

司馬戌論

魏舒論

吳越論

龐涓論

趙勝論

項羽論

李廣論

趙充國論

鄧禹論

卷十一

論說辨

庾翼論

謝安論

苻堅論

唐太宗論

李密論

岳忠武王論

韓蘄王論

伯顏論

耿炳文論

太極說

適安居說

水碓說

閻少端字說

損齋說

蓮泊居士乾淨齋說

刻印銷印辨

卷十二

序

庚申君遺事序

六陵遺事序

史閣部遺文序

孤忠遺翰序

華鳳超先生年譜序

黃忠烈公年譜序

顏習齋先生年譜序

輿圖指掌序

兵法要略序

家譜序

平書序

讀易通言序

萬季野補晉書五表序

五鎮圖志序

孔宅志序

卷十三

序

歷法通考序

周易玩辭序

春秋質疑序

柳邊紀略序

皇華紀聞序

潁上風物紀序

南遊日記序

大學辨業序

洪去蕪文集序

遂初堂集序

梁質人文集序

捐粟惠民錄序

居業堂文集

目錄

省餘集序

華崑嶠海外尋親詩序

吳萬子詩序

卷十四

序

周生詩序

劉雨峰詩序

蔣度臣詩序

宜人軒詩序

張梓庵詩序

朱字綠詩序

張采舒詩序

北省稿序

京華集序

莘野集序

屈翁山詩序

李蒼存詩序

陳健夫詩序

夢月巖詩序

姚息園詩序

汪淡洋詩序

卷十五

序

程仙臞詩序

北行詩序

燕齊近草序

聽雨軒詩序

游仙詩小序

燕游詩序

蔣度臣詞序

居業堂文集 目錄

雲湄閣遺詩序

張氏宗譜序

馬氏族譜序

江州義門陳氏族譜序

畿輔采風錄序

歲試錄序

王翦林時藝序

贈張孝子序

送喬侍讀歸田序

送胡心仲歸南昌序

送顧生序

送喬東湖序

送衛副憲撫黔中序

送馮敬南序

送房湘崖序

卷十六

序

送徐侍讀歸里序

送令貽宰茂名序

送臧侍御序

送孔東塘戶部序

送常廷尉歸里序

送王大宗伯致仕南歸序

送成乾夫任南安序

閻再彭六十一序

張太君八十序

洪翁八十序

立士六十序代家大人作

萬季野六十序

張天中七十序

吳翁七十序

梅耦長六十序

黃復庵隱君六十序

林不巖先生九十序

楊母范太君八十序

卷十七

墓誌

進士吳君墓誌銘

中書科中書舍人侯君墓誌銘

封君甯獻賢墓誌銘

蔣退庵太學墓誌銘

蔡叔謙墓誌銘

廖處士墓誌銘

徐雲若墓誌銘

吳孝廉墓誌銘

李夙公文學墓誌銘

卷十八

墓誌 墓表 行實 行狀 告文

王母隋安人墓誌銘

葉節婦墓誌銘

董孺人墓誌銘

楊太君墓誌銘

梁鶴林先生墓表

劉處士墓表

張文學墓表

李賢婦墓表

先府君行實

先兄汲公行實

孫氏三烈狀

告西岳文

合葬告墓文八則

卷十九

記 碑

十三陵記上

十三陵記下

景泰陵記

晏公祠記

順天書院記

東園記

亦安樂窩記

梅花堂記

怡園記

濤園記

意舫記

眞州游桃花塢記

遊石鍾山記

溫鄰翼小像記

重修長虹隄南塘記

邵陽縣文昌祠碑文

興國庵碑文

卷二十

書後 跋 題詞 紀事 雜著

綏寇紀略書後

熊經略奏疏書後

自書史閣部遺文序後

李氏家譜書後

書孫氏敕命後

書方孺人傳後

自書張氏兄弟傳後

出塞圖書後

書唐鑄萬潛書後

書知我錄後

書王鶴汀學士冊後

胡智脩新樂府跋

西山遊記跋

啞孝子傳跋

懷山吟跋

朱孝子傳跋

歸舟載花圖跋

喬凝庵六十感懷詩跋

曼殊墓銘跋

明月夜歸圖跋

大塢阡志跋

溪山無盡圖跋

道德經墨譜跋

餘生庵圖題詞

高子畫冊題詞

太乙子題詞

王諫議還妾紀事

或庵寤語十則

居業堂文集卷一

傳

劉誠意伯傳

誠意伯劉文成公名基字伯溫青田人曾大父濠宋翰林掌書宋亡隱於青田之武陽邑的融熾族復宋敗元使簿錄其黨將殲焉使者次武陽會大雪市酒濠家濠詢知其故間行謁使者得所簿錄甚衆歸惻焉謀救之不知所出孫爚方十歲爲畫計盛供具迎使者醉之肱其篋錄渠二百人而火其居倉皇掖使者出使者大恚曰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謝曰濠家不幸火震驚使者誠死罪顧舍何自火意者簿錄多冤天欲生之乎曰卽如此且奈何曰使者事已竟不復可往濠幸有密親於彼使密錄所知名相報何如使者曰幸甚已而以所錄二百人者授之使者大喜去於是全活者無算爚卽公父也公幼奇邁神智絕人博學工文章洞識兵法元至順時以明經舉進士除江西高安丞鄧祥甫者進賢人精象緯見公奇之盡以其術授焉後以浙江儒學副提舉投劾歸嘗游西湖有雲起西北甚異郁郁光射湖水中衆以爲卿雲公獨呼酒滿引掀髯嘯睨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吾當輔之時元政日弛公慨然有濟世安民之志世無知者獨揭傒斯謂其英特過魏徵而趙天澤以諸葛

清大興王源書



孔明目之曰此王佐才也。至正八年戊子黃巖民方谷珍作亂。公爲元帥府都事。請討之。元以賄授谷珍官。罷公錮之。公遂歸隱青田山中。當是時。元主淫昏佞倖。權奸相繼。災祲迭見。羣雄競起。所在竊據爭雄。長壬辰太祖起濠州。乙未渡江。克集慶。遣將分定諸路。神武不殺。所至人心悅服。公聞之曰。天命在是矣。己亥。胡大海下處州。薦公及宋濂。章溢。葉琛。庚子三月。太祖遣總制官孫炎以幣聘之。公至。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使居帷幄。公虬髯貌偉秀。善謀剛毅。忼慨敢言。遇事應機立斷。觀象指示。戰無不克。暇則開陳帝王之道。論說詩書大義。太祖每恭己聽之。呼爲先生而不名。是時太祖開基江左。西徇陳友諒。東與張士誠壤地相錯。皆勍敵。公至未幾。友諒大舉入寇。陷太平。守將花雲戰歿。友諒乘勢順流直擣應天。又約士誠同時並舉。應天大震。諸將惶惶議禦敵策不決。太祖問公。公曰。賊鋒誠不可當。然驕矣。驕則易敗。若傾府庫。固人心。按甲不動。待其深入而伏兵邀之。破之易耳。取威成王業在此舉。夫何畏。太祖曰。善。於是誘致友諒。大破之。乘勝復安慶。取江州。納胡廷美之降。悉下江西諸路。皆公策也。先是太祖假宋聲援。中書省猶設小明王位奉之。公颺言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天之歷數有歸。庸可誣乎。太祖感悟。然猶未肯改元易號。癸卯。士誠攻小明王於安豐。急。太祖自將救之。公曰。二寇伺隙。可輕出乎。太祖不聽。友諒果傾國入寇。圍洪都。初太祖欲併吳漢。謀所先。諸將以吳地饒易取。漢強宜後。公曰。不然。友諒據上流。竊名號。迺心無日忘我。若先攻士誠。友諒必來乘我。則我東西受敵。非勝算矣。士誠自守虜。攻友諒。必不能救。陳氏滅。張氏囊中物耳。漢宜先。太祖從之。至是解安豐之圍。自將救洪都。與友諒拒戰鄱陽湖中。太祖方

督戰公忽大呼趣上過別舟頃之飛礮擊所乘舟立碎復鏖戰旬日友諒大敗中流矢死於是太祖謂公曰不用先生言幾敗大事嚮使友諒不圍洪都而襲應天吾何以禦之今友諒死天下不足平矣吳元年丙午禽張士誠明年太祖卽皇帝位改元洪武滅元天下大定公未嘗在軍而運籌力爲多顧語多祕箋奏率焚其草雖親近不得詳焉公之始見太祖也事多草創每匡論治道議禮讞獄後爲太史令上戊申大統歷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三年授宏文館學士封誠意伯予告歸參政張景者故元臣欲亂政使人上書頌功德勸上及時爲樂太祖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者上領之誅景景之黨齊翼巖中公而丞相李善長亦數毀公於上上皆不聽而斬翼巖既而太祖欲以楊憲爲丞相公不可太祖問之曰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太祖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胡惟庸何如曰此小犢將債轅而破犂矣太祖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豈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爲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惟庸聞之大恨後因事搆公上疑之公入謝引罪留京師惟庸遂相公大感曰使吾言不驗幸也不幸而驗如蒼生何居無何疾作八年正月惟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遂篤遣歸一月卒年六十五公文章與宋濂爲一代之宗而非所重陰陽術數雖精然所以佐太祖定天下者多不傳所傳率其餘也乃往往借以陳善閉邪嘗因熒惑守心勸上罪己回天意上問天象則曰國威已立宜稍濟以寬卒之曰謂子仲璟曰爲政寬猛如循環吾欲勸上脩德省刑祈天永命天下諸要地宜使與京師形勢相聯不能爲遺表上問遺言可以此密

陳之既而仲璟奏其言。上爲感動。後六年。惟庸果以反誅。株連甚衆。上始思公之先見云。子連字孟藻。有文行。洪武十年。授考功監丞。試監察御史。出爲江西參政。太祖欲大用之。爲惟庸黨所脅。墮井死。仲璟字孟光。生時月蝕復光。公歎曰。天墜乃緒。而卒能幹乎。幼沈樸峻厲。羣於兒。恆坐視。弗逐弄。弱冠。咀嚙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說。傍及釋老。嘗與連侍父入朝。太祖稱之曰。阿連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公爵止其身。連亡。上以仲璟爲唐勝宗決策破甌寇。有父風。使襲公爵。辭曰。兄子膺世適也。上嘉之。又閔公父子死於奸。遂封膺世襲誠意伯。以仲璟爲閤門使。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命糾朝臣不法者。已授谷王府長史。并敕調肅遼慶甯燕趙六王府事。太祖崩。靖難兵起。赴闕。獻十六策。惠宗不能用。成祖繼統。強以官不受。下獄。自經死。膺既封。坐事戍甘肅。赦還卒。子法停襲。景泰三年。授法曾孫祿世襲五經博士。宏治十三年。以祿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贈公太師。諡文成。嘉靖十年。以公侑享高廟。復其世爵。瑜遂嗣伯。卒。孫世延嗣。掌南京右軍都督府事。以撫定振武營。變自負。恣橫爲不法。論死。卒。適孫萊臣幼。庶孫薰臣借襲其爵。薰臣卒。子孔昭復據之。崇禎時。附溫體仁爲衆所疾。尋出督南京操江。卽捕萊臣斃之獄。十七年。闖賊陷京師。孔昭與馬士英等定議立福王。因與士英阮大鍼朋比亂朝政。及敗。馬阮俱遁降死。孔昭竟未易節。航海去。不知所終。

王源曰。劉誠意之功偉矣。而實錄所載。何其略也。豈欲歸功於上。與漢高帝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乃所以爲高帝也。又何忌焉。世之稱誠意者。多神奇之說。不知誠意王佐之才。非道衍比也。當日李善長既

屬庸才。楊憲、胡惟庸皆僉邪小人。太祖嘗謂誠意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則相才孰有如誠意者？乃置之不用，而用惟庸。卒致罷中書省，廢丞相，而三百年遂無相業，豈不惜哉？

于忠肅公傳

于忠肅公謙，字廷益，錢塘人。七歲時，有僧蘭古春見之，驚曰：「此子大不類凡兒。」他時社稷臣也。及長，英邁過人，忼慨負大志。永樂十九年，舉進士。宣德元年，拜監察御史，嘗論陝西所遣官校爲民害，上命御史捕之。巡按江西，釐革民所疾苦。平反冤獄以百數。五年，擢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英宗卽位，上便宜四事，再陳十事。三年，又奏陳六事。是時兩省頻年旱蝗，河沁溢，賦役苦不給，重以邊餉勞費，而清軍歸伍，遠者動數千里，民不聊生。公所奏多軫恤儲裕保障之策。自正統元年迄六年還朝，以荒歉請寬恤賑貸之疏，一歲多至數上。數言清軍之困，請罷清軍御史，上每嘉納從其請。於是賑恤時行，蠲租以鉅億計。所存活不可勝數。然公持重，不苟爲名，凡所規畫，莫不計久遠。上嘗詔脩預備法，公奏立法非難，守法爲難。洪武間，預備法區畫詳盡，非徒萬民利也，實萬世利。數傳後，稍陵夷廢弛矣。今脩舉之甚當，但或奉行未盡善，卽終廢耳。臣於河南、山西儲備，各以數百萬計，請於歲三月，令州縣紀民缺食家達上官，計口月給米三斗，幼者半。秋穫償貧乏甚篤，廢老疾者免官爲補之，數毋缺。而風憲官時稽覈，絕奸弊，則可久行不廢也。其規畫詳審類如此。旣而請召還，通政李錫劾之下獄。左遷大理寺少卿。時山西旱，民多轉徙河南，上以公任久得民心，仍命公往撫。初，公於五年籍流民三萬四千餘戶，至是河南歲稍稔，乃糴倉粟濟

之撫籍七萬餘戶立鄉都選里老授閒田課農桑流民安之歸者日益衆故公再出撫爲民祈請寬恤賑貸如故而撫流民功過之前後共十八年功名大著十二年以父喪歸起復爲兵部右侍郎明年喪母命乘傳奔喪仍起復視事當是時太監王振弄權上唯振言是聽振威勢震天下麓川用兵累歲不息湖廣貴州所在苗賊竊發東南盜蜂起瓦剌兀良哈時侵邊爲患害徵調日繁天下洶洶十四年秋七月瓦剌分道入寇也先向大同振勸上親征尙書王直率羣臣諫止不聽乃命郕王居守八月壬戌王師敗績於土木也先擁上去是時官軍精銳凡五十萬盡沒京師羸卒不滿十萬器甲軍資俱盡聲聞也先長驅向京師京師大震羣臣聚哭於朝侍講徐瑄倡議南遷朝廷不知所出公大言曰言遷者可斬也社稷宗廟在此一動卽成土崩今日之計唯有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可蹈宋南渡轍乎衆唯唯乃定議皇太后命郕王監國立皇子見深爲皇太子晉公兵部尙書羣臣合疏請太后以太后詔勸王卽皇帝位王固辭公曰今強敵在前社稷無主臣等誠憂國家非爲私願殿下宏濟艱難以安宗社慰人心王乃受命卽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帝帝知公忠毅有才略可任重大軍國事悉委之於是簡將帥補卒乘繕器甲調軍食申約束明賞罰習戰陳嚴守備諸事甫集也先已奉上皇深入潰紫荊關直犯京師當是時帝以武清伯石亨爲總兵官諸將悉聽節制命公總督軍務公躬擐甲冑忼慨流涕誓師以忠義激勵將士人人踊躍思奮亨欲斂兵入城公曰賊勢方張奈何更退守示弱於是列陳九門外正陽者南門也左崇文右宣武都指揮李端陳於正陽陳崇文者都督劉得新宣武者都指揮湯節東曰東直廣甯伯劉安陳焉曰朝陽武

進伯子朱瑛陳焉。西曰西直曰阜成。都督劉聚副總兵顧興祖陳焉。公與石亨陳德勝門。都督陶瑾陳安定門。二門皆在北。而德勝居西首。膺賊鋒。故公與亨獨當之。共勒兵二十二萬。旌旗相望。金鼓聲聞百餘里。初也。先旣得志。輕明。宦官喜甯降。備知京城虛實。謂可旦夕下。旣至。見嚴陳以待。駭異不敢動。俄以數千騎搏戰。都督高禮毛福壽斬其三百人還也。先大沮。擁上皇登土城。邀大臣出迎。乃遣通政王復等出。進羊酒也。先復索公等。帝拒不許。遂進攻德勝門。公與亨伏兵道傍空舍。先遣輕騎逆戰。佯北。賊馳逐之。伏兵起。弓弩萬礮齊發。士卒鼓譟乘之。呼聲動天地。賊大敗。未幾解圍去。凡相持五日而罷。是時邊城多殘沒。畿南蹂躪幾徧。而廣東賊黃蕭養乘勢猖獗。羣苗多叛。浙閩餘盜縱橫不息。帝推誠任公。公爲人廉退。晉少保。疏懇辭者三。凡錫賚必力辭數四乃受。帝益重之。言無不聽。廷臣寵任無兩。公得益展其才。由是武備日脩。盡復邊城盜賊。以次削平。初昌平伯楊洪守宣府。善戰有威名。其子俊守居庸關也。先入犯。詔引兵入援。以尙書陳循請留京師。公曰。宣府京師藩籬。居庸京師門戶。未有藩籬門戶不固。而能免盜賊之患者。今洪俊并所領軍旣留。則宣府居庸空虛。萬一賊乘虛入據。以時往來剽掠。卽不犯京畿。京畿獨能安乎。請別選武臣老成才勇者二人。帥師守之。以重藩籬。固門戶。又請以石亨楊洪柳溥分三營訓練。而宣大時遣壯士乘夜出塞。劫賊營。皆從之。景泰元年大同參將許貴請和瓦剌。息邊。公奏曰。也先以梟獍之雄。合豺狼之衆。犯我邊圉。邀我上皇。軼我畿甸。震驚我陵寢。荼毒我生靈。其爲寇仇。何可勝言。卽以和論。朝廷何嘗不一再遣使。皆不得其要領。故今日理與勢皆不可和。國家旣與不共戴天。和則背君。

父而忘大義。理不可也。賊貪而多詐。使和議成。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既不可。違之則速變。勢不可也。故唯有選將勵兵。蓄銳以待。若其深入送死。臣請竭犬馬以雪國恥。務翦滅之。而朝食。必不負國家。帝壯之。切責貴。而也。先日挾上皇爲質。廷臣紛紛議和。謀迎復。公惟一意戰守。督諸將都肄士卒。廣儲蓄。遠斥候。畫地分守。日夜警備。如賊至。脩關隘。閉塞固守。宣大益兵保定。眞定易涿。通爲聲援。以大臣鎮山西。防賊南侵。而懸重賞。購斬也。先以攜其黨。嘗謂人曰。我誠內脩外攘。彼不得所欲。上皇自返。既而也。先屢入寇。不得志。失亡多。果請朝貢。送上皇歸。八月丙戌。上皇還京師。先是瓦剌朝貢。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增至三千餘人。賞賚不厭其欲。遂入寇。及奉上皇歸。復遣使三千來朝。公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而京師盛陳兵宴之。因言和議不足恃。戰守不可忘。古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治亂安危。係於有備無備而已。遂上安邊三策。請敕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脩備禦。而京營選精兵十萬。厚其廩。旣分五營團操。二年也。先弑其主脫脫不花。公請大發兵討之。乘閒復前仇。犂其庭。永清邊患。帝不許。久之也。先復率衆結朵顏三衛時時出沒塞下。乃更立十團營備之。公雖典軍旅。親信而持正不阿。每盡言切諫。帝嘗遣內使往眞定河閒采野味。直沽造乾魚。以公諫立罷。南京災異數見。公上疏謂南京根本之地。災異徵應不虛。然災異之見。乃天心仁愛人君而示之警也。伏望益謹敬天之誠。遵祖訓。廣仁民之德。游畋玩好。夙無與也。益慎於將來。賞罰本出於公也。益加明審。法天德之剛。行健不息。體日月之明。臨照無私。陛下始終此心。始終此治。將見災異自消。嘉祥日至。小醜不足平。太平可立待矣。已而雷震南京。報恩

寺浮圖。又上疏辭職。因言人君一心爲萬事本。陛下正心以正朝廷。而四方遠近。莫不一於正。正心以釐庶務。而法度紀綱。莫不一於正。娓娓千餘言。詞甚剴切。帝皆嘉納之。初上皇歸。非帝意。千戶龔遂榮請避位。帝大怒。下之獄。旣而居上皇南宮。絕廷臣朝謁。太后亦不得以時見。日夜思易太子。無端不得發。三年。思明土官黃玠上疏。請易儲。帝大喜。下廷臣議。廷臣皆心知不可。無敢違。共署名奏。請從玠議。遂廢太子。見深爲沂王。而立其子見濟爲皇太子。公在位久。執法嚴。諸將稍不法。輒劾治。遇事明敏敢斷。廷臣多忌其能。而石亨以列侯爲大將。亦拱手受成。盡心銜之。嘗薦公子冕詔赴京。公辭。且曰。亨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裨國家。顧乃薦臣之子。公義安在。亨大恨。都御史羅通初以公薦得用。旣而背之。屢與公齟齬。公乃辭總督。以辟亨。又請讓通。帝皆不許。而命通協贊提督。及邊患漸息。言者稍稍攻之。御史顧確奏。請令兵部選將用兵。必會同內閣。謙執不可。後以請敕。亨等上禦變方略。爲言者所劾。會公病。乃調工部。尙書石璞於兵部。協理部事。然廷臣雖屢擠公。帝待之彌厚。病辭位。優詔留之。遣醫視。敕賜白金羊酒。問勞使不絕。故公屢求退不得。天順元年。帝不豫。時所立太子已薨。羣臣議請復沂王於東宮。未奏。而石亨。徐有貞。與太監曹吉祥等合謀於正月壬午。迎上皇於南宮。復位。執公及大學士王文等下詔獄。誣其與黃玠搆邪議。更立東宮。又圖不軌。迎立外藩。文辯不已。公曰。亨意耳。辯何益。乃坐大逆。論死。上猶豫不忍。下。徐有貞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乃決。有貞者。徐瑄也。丁亥。與王文及太監王誠等同斬於市。觀者無老幼皆流涕。有指揮朵耳者。以酒酹而哭之。籍其家。自所賜金帛外。無長物。子冕戍龍門。皇太后初

不知比聞。嗟悼累日。上亦悔之。一日有邊警。廷臣議不決。恭順侯吳瑾曰。于謙在。當不至此。上默然。久之。有貞以罪竄金齒。亨等坐謀逆誅。憲宗即位。詔復公官。赦冕還。冕累訟其父冤。成化二年。遣官諭祭。宏治二年。又以冕請。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諡肅愍。賜祠額曰旌功。有司歲時致祭。萬歷中。更諡忠肅。而河南父老建祠祀之。歲歲不絕。冕初授府軍前衛副千戶。赦還。復其爵。冕自陳不願武職。改授兵部員外郎。累官應天府尹。致仕。有文學。居官以廉幹稱。無子。族子允忠爲後。世杭州衛千戶。王源曰。吾聞忠肅公年未五十。喪妻不復娶。所居僅蔽風雨。嘗請瘞土木陣亡將士。瓦刺通好。又請贖所掠人庶歸其鄉。其持身愛人多此類。傳皆不具載。載其大者。或以不爭易儲爲公過。公任重國家多難。諫不聽。殺身無足恤。而朝廷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天下事尙可問乎。故隱忍以圖全。君子所爲扼腕而流涕也。然而其功偉矣。於戲。甯不悲哉。

于侍郎傳

于公仕廉。字振方。金壇人。幼貧。以孝友稱鄉里。萬歷十四年丙戌成進士。時承平久。士大夫率以名位自高。不識世務。公獨精於兵農戰守之略。除戶部主事。歷郎中。督儲通州。遷登萊分巡副使。累官戶部右侍郎。督南京糧儲。謝政歸。通州距京東四十里。歲儲漕糧百餘萬石。爲京師備。城隘拓其西爲新城。會通河水貫其中。而隍久湮塞不治。公因脩城軍役濬之。引水環城。設閘橋堤甕。門崇墉增勝畿輔。有金湯之固。而舟運歲省費數千金。當是時。倭犯朝鮮。朝廷遣師援之。兵不解。公理漕政。暇卽與參將王某論兵。脩備。

禦二十三年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分巡登萊。登萊陡絕海中。與朝鮮望。倭勢益張。而巡撫尹應元漫無備。公憂之。乃上書應元曰。古者保邦未危。防患未然。謂先事爲之備也。傳曰。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志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待也者。備之謂也。今倭犯朝鮮。警日急。儻狡謀入寇。海道數日可達天津。而登萊首衝。我之兵弗若倭之強。器弗若其利。以我二敵彼一。且弗勝。況以我千百而當彼數萬。甯有幸乎。夫兵力不足以衛民。所恃以爲捍蔽者城耳。萊城陋已甚。已議興築。而公曰寇未必來。可緩。於是萊城不果脩矣。卽墨之城亦陋。士大夫連名告脩。公乃不聽其請。而信一細人之言。卽墨亦不脩矣。至於議增兵。則不肯加於舊。錯餉則不欲執請於朝。備器械則欲其省而不必其利。且曰恐涉張皇。又曰寇來再處。噫。此謾語也。寇惟不來。來則手足無措。疆場可虞。雖張皇何及乎。夫所謂備者。先人有奪人之心。而令其不敢來。非欲其必來以章我之有備也。備而不來。善矣。備而來。則我有以應之。不備而不來。是徼倖也。不備而來。禍可勝言哉。備之計奈何。曰。脩城郭也。儲糧餉也。增水兵也。招豪士也。城郭之脩。州縣可自辦。不難也。餉則請以山左之賦。盡供軍用可也。兵則登萊各須萬人。登以五千。城守五千。布島嶼。習水戰。萊以三千。城守三千。屯王徐爲犄角。三千屯山海廟。與登師往來哨會。而以其餘分置要害。且并寡爲衆。合弱爲強。至於材士斷不可少。必廣招豪傑。有文武兼資。智略過人者。不靳推轂。或延之幕府。膽略技勇出衆者。用爲將領。公與某等爲之督率。上下一心。彼此協力。如此則有兵有將。可以守。可以戰。可以固藩籬。可以壯聲勢。事出萬全。威信千里。門戶重固。堂奧無虞。朝廷庶免東顧之憂矣。儻徼天幸之難必。忽人事之當脩。

昧日後之深憂。耽目前之淺計。思保己之祿位。而不問國之封疆。城郭不完。兵食不足。謀無主而戰無人。吾恐勢弱則啓戎心。門隙則延寇入。閭閻被其慘毒。京師爲之震驚。是時欲募兵。則民已散。欲加賦。則土已荒。計無所之。禍無所底。雖取我疆臣。齏粉而戮之。亦何救於敗哉。應元不應。公反覆力爭。始得請。而萊城以固。又請開膠萊河以通海運。其言曰。國初因元海運後。會通河開。而海運廢。顧黃河淤決無常。往往爲運道梗。夫海運之難。惟成山一帶。經黑水大洋。中多礁石。且迤邐三折。故不無覆溺之患。膠萊河南起膠之麻灣口。北至萊之海倉口。二百五十餘里。乃元人所开辟。大洋以濟運者。自淮之六套口入海。至麻灣僅三百餘里。自海倉入海。至天津亦僅八九百里。或依島。或沿邊。不數日可達。因海運廢。故膠萊河久淤。然夏秋水發。猶可行舟。需濬者什三四耳。顧嘗議復而訖無成績。何哉。人之咎。非脩之難也。嘉靖中海道王獻雅力主脩復。以上下抵牾而罷。隆慶五年遣使會勘。而當道意在不行。曾未詳度。輒言難就。更作廢河記。立石河濱。以杜後議。萬歷三年復遣侍郎徐公弼。尙書劉公應節。後先荒度。以官衆供億煩。且不脩本河。而剏開黃埠嶺爲下。而因邱陵。因而議罷。然則河之不成。非忌者之鑠金。卽任者之鑄錯。故曰人之咎也。近者漕運歲梗。東征餉亟。莫若復此以通運道之窮。登萊頃已增兵及萬。沿海各衛所班軍亦已請留。卽用軍遞作。不必增廩給。卽以將統之。不必委他官。費省而民不擾。功易成而利有六。何憚而不爲乎。六利維何。助漕河之不及一也。濟遼左之輸輓二也。登萊之稅得以輸粟三也。濱海沮洳可溝澮達河。免水患而興地利四也。商賈通行五也。兩海舳舻相接。卽有不虞。整旅振棹。使天津以下與淮海互爲聲

援六也。議上。識者韙之。而當軸尼不行。移固原兵備參政。上邊防六議。嘗兼攝五道事。邊備悉整。以親疾乞養歸。家居十年。起爲浙江按察使司分巡台州。舉治行卓異。遷江西右布政使。轉廣西左布政使。條列荒政。貸司帑萬金。糴粟賑給。全活者多。安南入犯。侵上石西州。公築城受降。深壓敵境。屯兵扼其衝。賊遂不敢內侵。入爲南京太僕寺卿。天啓初。遷南京通政使。就擢戶部右侍郎。督南京糧儲。先是朋黨方盛。公從兄孔兼。從子玉立。皆著名東林。公無所附。魏忠賢竊政。其黨撰天鑒錄。列真心爲國不附東林數十人。公與焉。皆次第錄用。而公獨不肯攀援以進。屢疏求退。三年罷歸。崇禎四年閏十一月。登州援大淩河將士孔有德等叛於吳橋。回戈東指。所過屠掠無遺。抵登州。五年正月。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內應。城遂陷。巡撫孫元化被執。諸路兵俱敗走。賊乘勢攻萊州。巡撫徐從治。謝連同守。賊圍之。攻甚力。分兵破黃縣。平度。招遠諸邑。而旅順將陳有時。島帥毛承祿俱從之。賊勢益熾。援師駐昌邑者數萬。不敢進。已而俱大敗。天津水師襲登州者。亦全軍沒。從治中礮死。連爲賊誘。被虜去。乃賊盡銳攻城。卒不可拔。凡七閱月。圍始解。以公向脩城甚堅。而豫備甲仗火器。凡守戰之具。不可勝用。故賊百計攻城。城中人得以固守。不陷。皆公力也。御史謝三賓追論其功。詔褒賚之。公廉介。所至清操。嚼然負經世才。而性恬淡。不急榮利。家居二十餘年。撫按交章薦。皆不起。崇禎末。誠意伯劉孔昭特薦。優詔存問。國變。年八十有六。痛哭哀呼累日夜。及南都陷。遁居先墓。絕粒數日而死。子某。孫某。俱隱居不仕。久之。崇祀於邑之七賢祠。歲時祠之。不絕云。

王源曰。良臣之功。不止一時。而庸人且貽害於數世。蓋思患預防。與苟安倖無事而淪胥。不可救。其去固相萬也。于公脩萊城以備倭。倭雖未犯。而三十年後。乃有以禦叛弁之難。其功不亦偉哉。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自萬歷末。天下大亂。而執政居中樞者。率奸庸暗劣。媮安持門戶。置疆社安危於度外。假令以于公之才識。而當國重任。甯致甲申三月之禍哉。予是以讀公濬隍脩城諸議。而不勝慨然太息也。

譚參政傳

譚參政昌言。字聖俞。嘉興人。幼淵重。寡言笑。聰穎。日誦千言。及長。貌魁岸秀傑。識者知其非常人。萬歷甲午。領鄉薦第一。辛丑。成進士。初授常熟知縣。調婺源。外艱歸。補授樂城。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公爲吏。清鯁惠敏平易。因俗爲寬猛。爲民興利。使樂業。而奸伏無所容。常熟俗詐。好以殺人及盜誣人。而豪強多匿鹽盜爲奸利。公約法三條。人不敢犯。編徭有不承者。予片紙曰。信若區無若田無若居若質業。卽榜是弗若問。誣者不得產若產。皆逡巡首服去。役始均。芙蓉嶺者。婺源孔道。陡絕。乃開江灣金筑坡辟其險。且近於故道八里。行旅便之。呼爲譚公嶺。樂城苦衝瘠歲。民逋多盜。請倉穀買牛督墾闢鑿井三百。溉田耨穫積荒千頃。又節驛費。卽中貴無所假。於是流亡悉歸。盜以息。有上官問公。何以自給。答云。衙齋唯老友一執爨蒼頭二。登記侍櫛沐舍中兒三日。需米半斗。俸具羸。署中隙地臨井。一傭桔槔灌畦。不乏蔬薤。薪采官道傍枯楊。肉取春秋之胙。日惟市魚一頭。清醑一瓶而已。其清尙自苦如此。福王者。神宗愛子。常

有易儲之意。久不就封。廷臣數諍不能得。及萬歷四十年。始期以來春之國。詔需南京馬快船五百。是時公由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歷晉車駕司郎中。謂尙書鄭公曰。今秋矣。解船在北未歸。新解者已北。若待歸脩艙復往。水涸冰堅。不能赴。則來春之國之期。將復以王舟不具而更宜急。檄止船勿歸。遣官卽彼脩艙。及期而舟楫久具。更何辭焉。鄭公從之。福王始如期之國。久之。公以母服闋入都。仍補車駕司郎中。典廣西鄉試。出爲福建提學參議。先是四十六年。撫順難作。經略楊鎬有四路出師之議。公力言其非。而別陳三策。時不能用。已而果敗。天啓二年。遼東巡撫王化貞棄廣甯遁。河西失。朝廷大震。急求邊才。吏部尙書崔景榮以公沈毅能斷大事。特遷山東布政司督餉參政。兼登萊海防監軍。策援遼事。當是時。廣甯、天津、登萊三方布置之局已壞。而登萊尙有新募兵四萬。島帥毛文龍據須迷島。聯朝鮮。牽制遼藩。又欲登萊由海濟師爲援。乃兵無糧。巡撫陶元暉措置失宜。又與鎮帥沈有容脩隙。於是兵大譟。而遼民航海避難者十餘萬。元暉疑不納。漂泊海濱。將爲亂。妖賊白蓮黨乘機煽亂。連陷鄒、滕諸邑。攻圍兗州。官兵與戰數敗。公倍道馳赴。以大義諭解有容。有容懼。禽譁兵首。誅之。因揭於朝。言登萊阻海。我不能往。敵不能來。無用增兵。兵無食。祇益亂。朝廷韙之。乃令踐更得歸休。不復調。變遂弭。分置遼人於各邑。編戶給荒田牛種。流民遂安。俄而知濰縣馮某與遼將不協。兵民鬪。以遼衆反聞。巡撫倉皇。將上疏檄兵討之。公曰。此激變耳。無庸發兵。乃單騎入登營。執遼鎮將李性忠手。令傳三箭至濰營。慰諭之以解。而令許定國、梁廷棟以精騎五千討白蓮賊。悉平之。於是閣部孫公承宗及督撫上其功。賜金晉級。大計舉監司卓異第一。尋

推山東巡撫而毛文龍大忌之初文龍所得海外俘馘功多冒而俘獲必會勘無僞方獻公每持之廉其僞輒釋去朝鮮李惊弒其君自立遣使請封文龍爲之介公怒曰箕封禮義之邦弒賊不討而封之何以示屬國拒之文龍益恚乃結魏璫爲蜚語構登州司餉同知崔謙意在公也緹騎械謙去公憤懣不食嘔血頓羸困亡何卒卒之日猶握筆答文符調兵轉餉如平時文武吏視含斂筐筥無長物莫不流涕稱廉吏而軍民白衣冠號慟者數千人烈皇帝卽位錄死事勤事諸臣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蔭一子入監讀書將議謚而國亡不果長子貞默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四子貞良以五經登癸未二甲進士未就職遇變奔南都授禮部祠祭司主事初公校士閩中甲乙高下如神明賞拔士以次獲雋者逾半絕請託私札至不啓事竣以尺牘侑原函歸之閩人謠曰來一封去兩封以爲不信視郵筒故有真宗師之稱乙酉貞良典試廣東甫出而南都潰踉蹌歸里挈家浮海入浙東拜兵科給事監四鎮軍浙敗入閩閩又敗遁荒盜劫斧其首舉家哭道左忽一老儒扶杖過詢之具以告老儒大驚曰此譚公子也吾邦從來學道惟譚公稱真宗師子爲真宗師所錄終身榮之今日正吾報恩時也乃爲貞良裹創延入舍問其姓名張念雪也又有賴箴者天啓辛酉舉人亦受知於公復迎貞良於家久之漳泉閒亂作有假其名號招者乃避去至佛潭因結寨自固諸生楊學皋聞之大喜率衆迎道左推爲帥貞良以病辭頃復固請強起應之遠近堡寨率衆歸者且數萬乃貞良竟不起未幾卒於軍數日粵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之命而貞良死使者拊棺焚黃巡營壘歎息而去

王源曰。譚公才望。固可爲大吏。當一面。然亦幸未開府。得以善終。當日廷臣。小人冒君子者多。君子黨小人者亦不少。合辭并力以擠孤立。不與黨而才堪捍患。遠出其上之賢能。甯置君與國於危亡。不可救。必不肯稍平其心。以存公論。而惜勞臣。假令譚公居要位。而持其孤介之操。能一日行其志乎。悲夫。悲夫。禍所從來。非一日矣。

居業堂文集卷二

傳

新樂侯傳

新樂侯劉文炳字洪筠順天宛平人也父效祖以孝純皇太后弟封新樂伯崇禎七年薨文炳襲封晉侯初光宗二子長熹宗次信王熹宗崩無子信王卽位改元崇禎是爲烈皇帝孝純皇太后烈皇帝生母也帝性至孝五歲失太后追慕不已每加恩外家宮中奉太后像或曰未肖上不懌久之遣司禮監太監王裕民武英殿中書梁某至侯第敕太夫人口授繪像太夫人者徐氏太后母侯祖母也像進左右咸驚曰肖上大喜命繪四卜日具鹵簿上俯伏歸極門迎入安奉奉慈殿乾清宮朝夕上食如生因追封侯祖應元瀛國公祖母封瀛國太夫人侯晉少傅叔繼祖弟文燿文炤俱晉爵有差當是時上卽位十三年流賊勢益張張獻忠襲陷襄陽李自成李巖攻洛陽破之督師楊嗣昌自縊死朝廷大震侯謂駙馬都尉鞏永固曰國事如此我與公受國厚恩當以死報十七年正月召對請定永二王早建藩封屏翰神京係人心上可其奏內帑不充未行時自成已據三秦蹂河東破太原甯武宣大相繼陷三月二日瀛國太夫人壽八十猶敕左藏賜白金文綺加恩子孫八日賊警益急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燿守外城永定門十七日賊至城下攻西直門勢甚銳城上人兇懼黃尼麓謂侯曰城必陷君侯早爲計尼麓者侯布衣交任俠善

騎射。與太學生申湛然。夙爲侯所重。侯母杜太夫人聞之。立命召二女歸。二女者。長武清侯李存善太夫人。次適恭順侯子吳希彬。結縵數十樓上。誓同死。而繼祖與侯計匿瀛國太夫人申湛然家。十八日夜漏二下。中使奉密詔。詔侯暨鞏都尉侯疑。駕南幸。拜母曰。有詔召兒。兒不能事母。母曰。太夫人旣得所。我與若妻妹死無憾。去矣。善事皇帝。侯遂與永固見上。先是上手敕令。糾勦戚家丁。備非常時。外城已陷。上曰。衆卿所糾家丁。能一巷戰。事尙未可知。侯曰。勦戚家丁。何足一當賊。臣等誓死巷戰。報陛下。上曰。如此何濟。因泣下曰。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侯與永固泣奏曰。二祖列宗英靈在天。自能殲此逆賊。設不虞。臣等請從皇上于九原。誼不辱國家。遂出。永固馳赴崇文門。侯與俱。十九日昧爽。文炤欲省瀛國太夫人。母命飯。一蒼頭直入。大呼城破。賊入矣。文炤盥脫手起。母遽登樓。文炤隨之。二女侯夫人王氏繼登。母復下。以二盆抵戶。樓懸孝純皇太后像。母率衆哭拜已。次女先就縊。先死。文炤入縊。絕。墮板上。見母亦墮。頭血涔涔。拊母背。連呼不應。號曰。兒不能死。從兄前命矣。侯嘗屬文炤母死。留侍祖母也。遂逃出。李太夫人幼聰慧。好學。識大義。早寡。子存善。嗣侯。至是方十一歲。先一日。以五百金予一僕曰。以主人付若趣之。去。謂母曰。此豈程嬰杵臼邪。吾不忍見兒死。恐遲我死。故遣去耳。及入縊。縊亦絕。時母已蘇。立起。復入縊。又絕。六縊始死。侯夫人亦死。李太夫人見母嫂妹死。已不死。大呼。奮身投縊。終不死。凡九絕。乃墜樓。折脇死。復蘇。見一蒼頭在側。曰。若非鄭平乎。告以母六縊始死。已九縊不死狀。解金條脫授之。曰。酬女掖吾登樓。及登。連呼曰。火。火。平趨下。舉火。樓焚。是時上知城不守。已自縊萬歲山。皇后嬪御俱從死。侯至崇文門。賊

入。卽同永固射賊。黃尼麓曰。此何益。欲退賊乎。此何益。侯遂歸第。已火。馳至申湛然家。湛然曰。君侯急自決身。在。太夫人無慮。遂與湛然復歸第。自後園入。初。繼祖鑿井園中。味甘冽。嘗與侯兄弟汲飲。歎曰。今天下攘攘。苟急難。當從事於此。至是。見宮女四出。知上崩。趨歸。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夫人左氏。妾李氏。董氏。亦焚樓死。侯甫入。尼麓趨至。曰。鞏都尉死矣。侯曰。諾。踊身欲赴井。忽止。曰。戎服不可以見上。湛然免幘。進幘。小不能冠。尼麓曰。赴宴邪。胡不裂裂幘。乃冠。投井死。年三十乙酉。南都旌死難諸臣。侯居首。贈太師。恆國公。諡忠壯。先是。十八日。外城陷。文耀馳出。及內城破。復返大書一板置井傍。曰。左都督劉文耀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闔門死難者四十二人。數日。賊大索勳舊不死者。加拷掠。無一免。湛然爲賊獲。被炮烙。終不言。太夫人體糜爛以死。賊復執其子自省。索文耀。文耀匿他所。子知之。給賊曰。渴甚。需飲。逮至井。出不意。猝投井。文耀遂免。後轉徙江淮。今寓高郵。人稱故新樂小侯云。

王源曰。甚哉。甲申之禍。天下以不仁。豈其然歟。余旣論定。劉氏殉難紀略。復爲傳。歎君臣兩不負其言。以死可悲也。文耀字雪舫。工詩善談笑。余每見之。輒低徊歎息不置也。

鞏都尉傳

鞏都尉永固。字鴻圖。順天宛平人也。尙光宗。皇八女樂安公主。性豪蕩。喜聲色。狗馬崇禎末。天下益亂。大臣尸厥位。上旰食。苦枝梧。都尉慨然曰。身爲貴臣。託肺腑。顧國事。置不恤。日媮樂可乎。遂一切屏絕。閉戶折節讀書。壬午。薊遼總督趙光抃逮獄。上疏理之。又請加建文景泰廟諡。時論偉焉。癸未。上召勳戚試騎。

射萬歲山。都尉爲最。甲申正月。與新樂侯劉文炳請召對。語在新樂侯傳中。三月十七日。賊薄都城。都尉奉命守崇文門。初。襄城伯李國禎習優善謊言。得爲京營總督。督二十萬衆。日飲酒聚羣優爲樂。三月初。賊警急。乃命守兵十八日登陴。戰兵亦於是日列城外。故賊至。漫無備。十八日。外城陷。夜漏二下。上召都尉與文炳議巷戰。兩人涕泣誓效死。出約勦戚至崇文門會議。味爽城陷。國禎率百餘騎欲突崇文門出。都尉怒。反礮擊之。國禎馳赴朝陽門。須臾賊大至。都尉躍馬彎弓大呼殺賊。矢發。賊應弦倒。文炳翼之。殺賊數十人。賊辟易。各馳歸第。當是時。新城侯王國興。惠安伯張慶臻自焚死。彰武伯楊崇猷縊死。宣城伯衛時春懷鐵券。闔門投井死。而與都尉射賊。有楊光陞者。駙馬都尉楊春元子。被甲馳突。左右射路與都尉失矢盡。投觀象臺下井中死。都尉至第。下馬解鞍。縱馬去。曰。吾乘此馬久。不忍殺。寶鞍上所賜。不可汙賊手。時公主薨未葬。置鞍柩下。積薪環其旁。命左右取酒。北嚮酹地。哭拜呼皇帝。復酹公主柩前。乃自滿引。擲盃地下。曰。此永固報陛下殿下時也。叱令舉火。拔劍自刎死。國禎之赴朝陽門也。守城將孫如龍已迎賊張能於城上。引之見。國禎惶遽解甲。蒲伏降賊。羈守之數日。命納金。不足。二十七日。請至家括其財。家爲他賊據。不得入。被拷折踝。荆筐曳回。能置酒觴之。嘻曰。大將軍何狼狽若是。是夜。國禎以所繫綠線縊死。賊以柳棺盛其尸。委於市。血淋漓地下。見者曰。此京營總督襄城伯李國禎也。南都卹死難諸臣。都尉贈侯。諡貞愍。而國禎誤傳斬衰死。帝后旁亦贈襄國公。諡貞武。都尉一女。字國禎子。變後隨夫南下。乙酉。南都變。子復降。置旗下死。勢者慕女色。欲奪之。女哭曰。吾先帝甥。忠臣女。從夫至此。辱已甚。可再辱。

乎引刀劈面。欲自殺。勢者聞之。愧沮不忍犯。後不知所終。

王源曰。明制尙主。不得以時見。見則跪拜。禮如君臣。樂安公主賢。言於上。革其禮。執婦道唯謹。上嘗諭勳臣子弟。暨駙馬入監讀書。勳臣多以子幼辭。都尉獨上疏請就學。於戲。有以也。李國禎誤國辱身。雖或爲飾說以欺天下。曷益乎。

姜都督傳

姜都督名名武。字我揚。保德州人。幼習儒。父菴貧。乃就武。以天啓壬戌武進士。授大同威遠城守備。遷大水峪遊擊將軍。築松杏兩城。績日著。晉都督僉事宣府西城路參將。禽斬大盜王科。調右衛路左參將。蒙古有就撫者。總監欲殺以邀功。都督持不可。闔怒劾之。總制楊嗣昌力辨其誣。闔乃發司禮問遣。而都督晉通鎮副總兵。尋爲保定總督楊公文岳中軍。都督面銳貌豐偉。騎射旅力絕人。忼慨忠義。自許。時中原盜益橫。聞警輒歛。歛憤發頓足起。指天誓死殺賊。崇禎十四年。賊兩攻開封不克。十五年春。復合兵百萬圍之。連營百餘里。爲久駐必取之計。朝廷大恐。左良玉素爲賊憚。而驕蹇不用命。尙書侯恂。良玉故主也。時繫獄。乃出恂於獄。督師河上。檄良玉。良玉乃至。先是文岳亦會援開封。都督留守。會甯夏帥缺。兵部尙書陳新甲密使所親謂都督曰。予我五千金。總戎可得也。都督峻拒之。遂檄隨進勦。當是時。諸鎮兵壁朱仙鎮者十七萬。良玉獨強。而心持兩端。不肯一當賊。忽夜半放兵大譟。突諸營。諸營驚亂。疑賊至。自相擊。乃乘間掠馬騾械器而去。於是諸營悉潰。而都督獨堅壁不動。平明賊大至。率麾下力戰。與健兒姜業隆。

耿道明大呼躍馬格殺數百人。身被十餘創。至柳樹坡被執。與業隆等罵賊。樹磔而死。數月。開封援絕。決河水灌賊。賊覺。因灌城。城沒。冬。文岳兵敗汝甯。亦罵賊死。初。武進士例不傳臚。辛未。上命以會試中式前三十卷進。自拔一甲三人。餘爲二甲。賜會武宴於中軍都督府。首輔主之。狀元王來聘。京師人。慨然泣下曰。上重武若此。欲武臣效命疆場也。苟不誓死殺賊。何以報上恩。旣而果戰死。甄奇傑保定督標副將。亦勦賊河南戰死。俱襲三等廕錦衣衛百戶。世襲都督死。文岳著其故衣痛哭累日夜。上疏請卹。而其子宗呂亦以來聘奇傑例陳請部。候賄不至。僅贈右都督廕外衛總旗。及宗呂再疏。得如例。上請命未下。國亡。宗呂哭曰。吾父捐軀殉國。復何恨。但赫赫大明。卒以賄覆。國之不幸。人乎何尤。蓋當日非賄不行。往往如此也。宗呂順治辛丑進士。筮仕濰縣知縣。未之官而卒。子櫛。康熙乙丑進士。以文學知名于時。王源曰。都督之死烈矣。獨惜周王得士民死力。賊屢卻去。假令良玉偕諸將堅壁與城中犄角。則開封不可得困。賊氣沮力竭。然後與孫公傳庭東西合勢乘其弊。安見中原事竟無可爲乎。乃左兵一潰。諸營瓦解。中原陸沈。而宗祏隨之。或猶諱其夜潰不錄。而更飾爲擊賊虛詞。抑獨何歟。

李若連高文彩傳

李若連字方山。上林苑人。崇禎元年武進士。授錦衣衛千戶。掌北鎮撫司。初。魏黨許顯純爲武學生。嘗遇兵科給事某不辟道。給事怒鞭之。顯純罵曰。吾異日得志。矢殺盡文官。及忠賢竊國柄。顯純掌北司。大臣多死其手上。卽位。誅忠賢。并其黨。命舉賢能任司事。僉曰。若連遂授之。若連爲人長者。在職明允。多平反。

一反顯純所爲。巡捕營獲一木工。謂經略袁崇煥反。以爲謀。事下鎮撫。若連曰。督師有異志。京師甯無耳目。安用木工爲。訊之。果捕營苦刑令誣服。遂白其罔。上復下其事。錦衣衛鞠以爲實。若連失出。降秩二等。革任。家居十餘年。

高文彩字奎所。京師人。初爲信王書堂官。龍飛授錦衣衛百戶。晉千戶。司街道房。甲申三月十九日。闖賊陷京師。文彩拔刀顧其子必卿曰。我布衣。從龍得至此。不能爲國殺賊。一死不足報國恩。我欲全家死國。爾得無怨乎。必卿應聲奮衣拔刀起。先自殺其妻。文彩亦殺其妻。家人大呼擾亂。闔門男女無少長。皆手刃之。一孫方數歲。乘閒匿牀下。呼之不應。其父頓足曰。惜失此兒。父子遂相嚮自剄。越二日。其從兄文極使人偵之。見屍骸相枕藉。驚哭。謂爲賊所屠。孫聞人聲。自牀下走出。使者曰。若非某郎君邪。抱持之。哭且問故。孫具言歷歷如成人。且曰。阿翁連呼。我不應。我兩日未敢出。使者負之歸。文極大驚。痛哭。棺殮之。父子猶手握刀不釋。是時錦衣衛堂上官九人。刑辱死者四。亡匿四。提督東司房賂養性。納金三萬。得免死。而屬官千人。死難者。唯文彩若連王百戶三人而已。若連自家居。閉門謝賓客。食貧教子。久之。上思其賢。壬午起補南鎮撫司僉書。賊犯京師。與駙馬都尉鞏永固守崇文門。城陷。歸書絕命詞於几曰。上林李若連。爲官不要錢。身名豈肯辱。清白及黃泉。從容冠帶縊中堂。死後賊居其室。或見絳衣人奮拳毆之。終夜追迫不得息。見者輒斃。賊畏之。他徙人皆謂李公爲厲鬼殺賊云。

王百戶逸其名。亦京師人。官錦衣。與庶吉士周鍾善。鍾主其家。賊圍城。百戶知不可守。與鍾約同死。鍾伴

許諾城陷。百戶繫兩縵於堂。酌酒謂鍾曰。此我兩人報國時也。鍾俛首默不應。百戶曰。君名重當時。死卽千秋。不則不直一錢。我平日重君。以君讀書稱學者。今可猶豫持兩端乎。鍾唯唯。頃之。易服竊出降。百戶追及門。力挽之。鍾絕帶去。百戶歎曰。周鍾降賊。不唯負國。且負某。國家設科目。取天下士所得。乃若輩。國亡宜矣。我不忍與同生。乃就縊。鍾降賊。爲僞檢討兵。給事光時亨。翰林院編修。名夏。俱授僞職。賊敗。三人復南遁。南人捕戮之。名夏逸。鍾且死。歎曰。吾欲與王百戶同死。豈可得乎。

王源曰。若連正直有古大臣風。文彩死最烈。徇難諸臣無兩。此皆以武臣報國者。甲申賊警急。廷臣有建議。皇太子撫軍南京者。光時亨力糾之。事遂寢。及城破。東宮二王俱陷賊。而時亨降。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其時亨之謂乎。學士大夫往往鄙武臣不足道。及臨大節。其愧王百戶者何多也。

保定張氏兄弟合傳

崇禎癸未。觀政進士張羅俊。字元美。保定清苑人。其先世以孝稱。父純臣。神機營左副將。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贈驃騎將軍。羅俊兄弟六人。羅俊長。次羅彥。羅士。羅善。羅喆。羅輔。羅彥字仲美。崇禎元年戊辰。進士。授行人。己巳。京師戒嚴。奉使過保定。聞警。兄弟倡率城守甚嚴。是歲陝西盜起。久之。大亂。京師屢警。名都重鎮。破陷相望。而保定屹焉。爲京師保障。率倚張氏兄弟爲重。羅士早卒。羅善。羅喆。諸生。羅輔。癸未。武進士。皆沈毅負氣。敢爲。甲申二月。闖賊李自成陷山西。京師震動。大學士李建泰督師禦賊。至真定潰。自成以大衆由宣府入居庸關。犯京師。遣其黨劉宗亮由固關略畿南而北。真定叛將謝嘉福殺巡撫都

御史徐標迎賊入河間望風降。保定孤危。人洶洶無固志。羅彥以光祿寺少卿家居。兄弟謀曰。保定神京肘腋。今無重臣。無兵破在旦夕。保定破。京師危矣。吾家自先將軍食祿至今五十年。父子兄弟受國厚恩。闔門以死報分也。可偷生苟免哉。子弟皆忼慨受命。因與署府印。同知邵宗元。御史金毓峒糾合紳士鄉勇敢血北城上。望闕誓衆死守。立斥散家財爲守備。新任知府何復。總監方正化相繼至。誓同守。已而建泰來奔。衆不納。建泰怒。大呼。舉上方劍示城上。時毓峒受命往監建泰軍。察其真。不得已。納之。賊隨至。建泰裨將私勸羅俊降。羅俊立牽出。斬以徇。賊攻城。大罵張吏部霸城不開。城破。屍汝萬段。無遺種。又射書城上誘降。羅俊羅彥憤厲。大呼殺賊。且曰。有欲降者。取我頭去。指揮同知劉忠嗣拔劍誓衆曰。有不從張氏兄弟死守者。齒此劍。衆應聲踴躍。弓弩萬礮齊發。羅輔尤驍勇善射。率死士鏖戰。三日夜。殺賊萬餘人。三月十九日。京師陷。烈皇帝崩。賊攻益急。張氏兄弟益大憤。痛哭呼天。誓必死。悉括婦女簪珥并所藏太夫人珠冠及金銀器帶佩雜飾。悉裂毀置城上。賁衆。衆感憤。殊死戰。無不一當百。賊不能破。將解去。二十四日午。忽西南城上火。衆崩潰。蓋建泰爲賊內應。賊乘之。遂陷。時羅俊守東城。羅輔急赴之。曰。事去矣。請與兄潰圍出。圖更舉。羅俊不從。賊麋至。羅俊突前奮力擊其魁。仆地下。扼吭嚙其耳嚼之。血淋漓口吻。噴且呼曰。我皇明進士張羅俊。爾所謂霸城不開張吏部者。吾弟也。死賊胡不殺我。賊砍之數刀。濺血丈許。斷脰死。羅輔彎弓射賊。賊應弦倒。莫敢近。矢盡。揮刀馳下。又殺數十人。被十餘創。大罵。賊攢刀刺殺之。碎其屍。初羅善性篤摯好學。見國事日壞。時時歎憤。悲歌流涕。及守城。日夜與兩兄贊襄左右。妻高氏有三

女城破。高先投幼女於井。懷次女。攜長女手。俱投井死。羅善乃奔羅彥所。欲同死。羅彥揮之去。不肯。而羅彥妾宋氏自刎。未殊。挈所生女并少妾錢氏先投井死。羅彥乃從容題壁。整衣自縊。亭上死。子晉與妻師氏俱從死。羅善乃向羅彥再拜趨歸。與高氏同井死。先是羅俊妻雙瞽。卒終身不置妾。而羅士妻高氏守節十七年。先城未陷。與娣姒諸婦媵妾約同死。既陷。羅輔妻白氏在母家聞變。欲死。婢子勸沮之。白曰。吾夫好男子。城破必死。願留妻子。詒笑人閒耶。且張氏人人必死。我曷歸。一女八歲。呼至井傍曰。兒視井中何物。女方俯。遽推墮之。隨踊身躍入井中死。幼子女各一俱死。李氏者。年七十四。羅俊、羅彥、世母也。爲賊執。大罵逆賊。賊刃之。破腦死。孫婦徐氏、劉氏投井死。劉母胡氏使女喜兒俱從劉氏死。而羅喆妻王氏於被圍時歸甯。卽返。羅喆問之。笑曰。欲與子同死耳。已而泣。又曰。子兄弟將俱死。子未仕。可無死。祖嗣可無念乎。我婦人也。恐受辱。子男子。何不置身爲張氏計哉。羅喆泣不答。乃手繩示已必死。而勸之力。羅喆領之。城破。從水門逸出。王與羅士妻高氏同梁縊而死。羅俊子仲初鄉居。赴難入城同守。城陷。父子相失。趨歸。遇賊自投市上井中死。張氏死者。凡二十有三人。金毓峒與從子振孫工科都給事中尹洗俱罵賊死。毓峒妻王氏亦投井死。邵宗元方正化俱不屈死。何復先城未破。城樓火焚死。劉忠嗣視其女弟與妻毛氏。婦王氏自縊。而後巷戰。被執。抉眼割耳鼻支解死。正化所用副將呂應蛟亦巷戰死。賊入羅彥宅。見其屍多歎息。有泣下者。三犬護其屍不去。一賊窺之。犬奮前齧其足。斷拇。賊大驚。乃瘞之。後月餘。賊自山海關大敗遁。而西。家人乃悉斂其屍。葬於城西冢壘。壘過者皆爲流涕。初羅俊丙子鄉試。房考官夜夢綠衣

神持卷授之。驚寤。既乃得其卷於落卷中。奇之。置之魁。羅彥早通顯。而羅俊淡泊刻厲自守。未嘗事干謁。羅彥歷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剛明清正。釐奸弊黜陟絕偏黨。以直忤於時。家居數年。望益重。每有警。封疆大吏與士民議城守。輒推爲盟主。而羅俊自幼從驃騎。居塞上。兄弟素嫻兵略。輕財尙義。能得士死力。往往傾家貲。捍閭里。人德之。樂爲用。故能力抗賊鋒。國亡。猶死守不下云。

王源曰。闖賊之犯京師也。所過望風降附。然宣大雖失。苟扼居庸之險。遏其衝。賊不能徑薄京師。而保定力守障其南。關遼勁旅內援。天下勤王師雲集。國家事不尙可爲乎。無如開關迎賊。京師遂不能守。淪胥以亡。不可復救矣。傷哉。京師陷而保定猶死守六日不拔。拔之日。紳士婦女死者五百餘人。其不傳者無算。苟非張氏兄弟忠憤激發。曷能致忠義之盛如此哉。於戲烈矣。亦可悲夫。

王將軍傳

王將軍名好智。其先山東之新城人。遷遼東海州衛。少從戚將軍繼光遊。戚將軍甚重之。教以兵法。中萬歷某科武鄉試。歷任邊疆最久。及遼左兵興。隸島帥毛文龍麾下。年已五十有餘。累功至副將。將軍爲人高穎長鬚。偉幹沈勇。多力。挽弓八鈞。揮雙鐵鞭。重斤二十有四。號王鐵鞭。敵人畏之。後文龍以譖死。將軍懼得罪。帥壯士五百人入海島。漁獵自給。久之。聞周將軍遇吉鎮甯武關。遂往依焉。周將軍者。父蒙古。隸遼東鐵嶺衛。其伯兄天顧。以明經爲登州衛訓導。生一女。性貞敏。通孝經。列女傳。有殊色。適將軍之孫永命。崇禎五年。文龍嬖將耿仲明等。據登州叛。縱兵淫掠。將汙周。周大罵。賊將偪辱之。周紿曰。我不從。若有

親喪耳。今設祭釋服更妝。從若胡不可。賊信之。已而閉戶自經死。賊怒。支解之。將軍見周將軍流涕述烈婦事。周將軍亦欷歔泣下。當是時。闖賊李自成勢甚張。督師孫傳庭戰歿。賊潰潼關入。據陝西。將渡河。山西大震。崇禎十七年正月。賊圍太原。分兵向甯武。周將軍再戰再捷。殺賊萬餘人。賊益兵來攻。戰不利。將軍時年八十。每食尙能盡一豬首二鵝。勇健絕倫。謂周將軍曰。事急矣。我與公共命。殺賊庶可退乎。周將軍曰。止。賊勢大。將不支。我且死。翁無疆場責。無祿。胡爲爾。翁去矣。將軍毅然曰。我曩不食君祿乎。今得效力報國恩。幸也。且公遇我厚。我不應死報公乎。我八十矣。更何求。言罷。目閃閃。忼慨奮袂推案起。周將軍壯之。相與痛飲。披甲上馬。時大風起。沙飛晝晦。周將軍出南門。當賊鋒。將軍由北門出。爲奇兵橫擊之。賊列陳十餘里。將軍揮鞭大呼。競入。賊披靡。殺數十百人。顧賊衆與周將軍勢分不能合。或傳周將軍被圍。則深入救之。不知所在。出則又入。賊大驚曰。此老將銳不可當。難與敵。乃選善射者千人環射之。麾下士俱盡。將軍力不支。遂死。周將軍血戰兩日夜。殺賊數千人。力竭被執。大罵不屈。賊磔之。夫人劉氏率內丁巷戰。亦殺賊無算。被磔。與將軍三首同懸市上。見者皆爲流涕。將軍一僕曰王印。匍匐亂屍中。尋將軍屍不見。見一馬死草澤間。泥沒腹。箭集身如蝟。鐵鞭一倚鞍立。熟視之。則將軍之馬與鞭也。印大哭。卽馬傍求之。得一臂一束帶。臂有痣。識之曰。此將軍臂也。遂以帶繫鐵鞭負之。捧其臂哭而歸。與永命招魂而葬之。初永命當叛兵之迫烈婦也。匿不敢出。烈婦給賊去。倉皇出。持烈婦泣。烈婦曰。我死耳。君欲櫻賊刃而使。我爲賊汙乎。走也。胡泣爲。乃逸。事平。結少年偵賊所在。斬其首以祭烈婦。鼎革後。從入關中。順治丙戌。

進士。仕至大同知府。子業昌。康熙癸卯科舉人。濬縣知縣。取彭氏。名德貞。德貞善讀書。明大義。其先江西廬陵人。後籍遼東杏山衛。祖士宏爲南宮知縣。闖賊陷南宮。士宏將死之。顧謂家人曰。奈汝曹何。德貞方八歲。應聲曰。國爾忘家。翁夙訓也。庸再計乎。士宏瞿然曰。孺子言是。遂死之。業昌卒。彭方二十四歲。矢志不再適。力學讀書。著有毛詩義疏。詔旌其門。子二。女子一。曰玠。負異才。嘗作短劍行。諷其兄曰。西風激射。劍鳴中夜。君子身柄不輕借。百鍊之器。折則弗回。苟非大故。納鞘勿開。維古之孝。續竹爲彈。維今之人。弋鳬與雁。母見之。哂曰。女顧出兄上邪。家赤貧。母安之。今家通州。人呼王節婦家云。

王源曰。予初聞黃得功。周遇吉。兩將軍俱忠勇善戰。爲賊憚。其後皆以死報國。烈矣。乃不知有王將軍者。及在京見其孫。爲予言將軍生平。慨然爲之傳。不與周黃比烈乎。戚將軍嘗贈以寶刀。雁翎甲。俱家藏無失。而將軍所遺鐵鞭。時錚錚鳴。嘯自動。天陰出汗。血如淚。腥不可艱。於戲。將軍殺賊固已多矣。而卒無成功。是可悲也。

司禮監高時明傳

高太監時明。字復初。京師人。萬曆十一年進皇城累官至司禮監掌印太監。崇禎十七年。闖賊破京師。死之。時明幼穎異。讀書。司禮監博學能文。善書法。及長。明習故事。掌南司房。明斷有識略。晉司禮監提督。每犯顏強諫。朝廷重焉。神宗崩。光宗卽位。擢司禮監秉筆。逾月上崩。皇長子立。是爲熹宗。魏忠賢者。東宮豎宦也。夙得幸皇孫。呼爲魏伴伴而不名。及卽位數日。謂左右曰。魏伴伴不見何也。左右曰。位卑不得近。上

曰。召之可乎。曰。唯上命。乃召入。相見泣涕。立授乾清宮近侍。由是益親寵用事。初秉筆太監王安與時明同受遺命。而故事非司禮監出身。不得秉筆。忠賢求入司禮會館。二人不許。忠賢恚。譖安殺之。時明告休。杜門稱疾不出。久之。起爲總督漕運。門下皆賀。時明曰。是餌我也。以病篤辭。忠賢不聽。覘之。時明善導引。辟穀數日。臥見使者。袒而示之腹。指約之前後不盈寸。使者歸。以報忠賢曰。嘻。死矣。遂獲免。其後忠賢日屠戮忠良。權勢傾人主。時明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下事不可爲矣。熹宗崩。烈皇帝嗣位。召時明入。帝望見曰。神仙中人也。頓首謝。復授司禮監掌印。遂佐上誅忠賢並其黨。時上方十七歲。勵精求治。命時明書敬天法祖。懸之乾清宮前殿。又於兩楹書人心唯危十六字。時明嘗曰。主上聖明。得賢士大夫共理。太平不難致。吾老矣。扶杖而觀其成。不亦可乎。遂辭位。上不許。固辭。乃聽之。有疑事。猶密以諮時明。而後進者多側目。乃託青盲以辟焉。當是時。天下大亂。盜賊縱橫。川陝河南湖廣。朝廷不能制。疆場吏才堪辦賊者。皆以廷臣持門戶。掣肘不得成功。賊屢敗屢振。崇禎十六年。闖賊李自成併吞諸賊爲雄。合兵百餘萬。據西安。十七年。僭號稱帝。渡河。東破太原。蹂宣大。直犯京師。三月十七日。薄城下。時明聞之。泣曰。自魏逆弄權以來。賢人君子盡矣。主上遭家不造。大臣率奸庸不肖。誤國致上以憂勤恭儉亡。豈非天乎。時明四世老奴。受恩深。國勢顛危。不能救。忍復食息人閒偷活邪。乃諭名下曰。凡侍從者。以死衛上。任城守者。以死守。無官守。願從我死者聽。於是置棺中堂。積薪以待。城破。從容衣道衣。望闕拜哭已。仰臥棺中。命舉火。火發。名下李繼善。王家棟。馬鯨。張行素。馬文科。李廷弼。徐養民。郝純仁。宋輔宸。嚴宏。爭踊身投火中死。

先是賊攻保定。總監方正化固守。殺賊甚衆。城破巷戰。力竭。自刎死。賊支解之。及攻京師。西直門提督褚憲章自發巨礮。誤墮城上。橫裂碎其臂。大呼曰。丹心未盡。生前恨。語畢而絕。皆時明名下。賊入。不知上所在。大索京師不得。次日始見上自縊萬歲山。太監王承恩跪縊死。上前。賊感動歎息。以梓宮殯。帝后東華門外。而棺斂承恩於旁。

王源曰。余讀國史至魏忠賢亂政。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自文皇帝變易太祖舊制。王振首竊朝綱。後遂接踵相繼不絕。禍所由來。非一日矣。然懷恩之救林俊。張黻。覃吉。輔道東宮。又何其毅然篤懃君子也。人之賢不肖。固不必以其倫歟。時明忠藎爲國。仗節守死。而士大夫之論。何其沾沾也。

居業堂文集卷三

傳

興國公傳

興國公姓王氏名之仁字九如其始祖山巴陵人從太祖定天下有功授錦衣衛千戶世襲子秉成祖靖難創籍戍灤州世宗錄有功絕世者公祖英以黃冊上得復千戶遂爲京師人父杲至孝母杜氏亦賢生子六長之輔襲職次之甯之相之德之心公其少子也魏忠賢竊政遣之輔逮都御史楊漣見楊卽大哭宜駕帖已益悲相勞勉與楊同舟保護之倍至忠賢聞之怒下北司許顯純拷訊同訊一御史備受撻掠之輔心不忍大呼曰彼已不堪再苦某願爲受扑初不知御史何人或曰李應昇也顯純笑且怒命倍與杖重創而出獄戍邊烈皇帝卽位特起指揮同知公幼奇邁不羈脩眉高顙目有光矯捷善戲羣兒莫先也稍長折節讀書史究心兵法凡陰陽數術技擊皆精崇禎二年己巳我大清兵深入破永平灤州諸城之相驍勇善戰爲太平路參將督兵攻遵化公荷戈從之之相以捻叛將柴通功晉都督充宣府總兵官尋卒遂拜公游擊將軍駐定州是時中原盜起關甯勢日蹙九年我兵復入破昌平平轉至山東名城破者以數十計及歸將趨喜峯口公爲喜峯參將嚴陳以待兵遂自他口出由是威名大著晉副將守馬蘭略十一年以勇衛營副將從督師盧公象昇與我兵戰於順義諸將敗績公獨全軍而還晉某府左都督

時諸將率庸懦畏敵。文臣漫不知兵。中官弄權。作威福自大。軍政不脩。人心不固。諸將往往殺良民冒首功。公憤不能平。鬱鬱謝病歸。十三年。江南大飢。海寇乘機煽亂。飢民從之。勢甚張。起公充浙江總兵官。公以母老辭。不獲。至則設奇出不意擊之。殲其魁。不半載。悉平。晉太子少保。十五年。我兵趨京師。公入援。次宿遷。夜遇我兵。火光燭天百餘里。公曰。敵衆我寡。逮曉。覘我虛實危矣。乘其不備。可驚而走也。乃令軍中搥鼓。人人擊銅鐵器爲聲。聲震天地。我兵爲拔帳退。遂進復兗州。解濟甯圍。星馳赴京。我兵解去。帝嘉公忠勤有才略。晉太子太保。賜蟒玉。公之爲將也。善拊循士卒。得人心。在京營。與邊將黃得功爲左右帥。齊名。黃用法嚴。公以寬。軍中有程李之目。及勤王。他將所部多道亡。公次河上。大雨雪。左右進裘。公曰。將士苦寒。我何忍獨溫。麾之去。卒有死者。吏請火之。公曰。彼棄家從我赴援。不幸死。忍焚棄乎。具棺殮厝寺中。曰。待旋師。輿而付彼妻子。士卒聞之。皆感泣。無一亡者。而所過安堵。秋豪無犯。百姓稱之。故一時名將。公爲最焉。當是時。我兵屢入。烽火直抵黃河。而流賊荼毒川。陝。河南。湖廣。數千里內無完土。文武大吏多望風潰。間有才堪辦賊者。又以門戶沮格。不得成功。公每憂之。十六年。以母艱。請守制。不許。調定海。逾年甲申三月。闖賊犯京師。公方誓師北向。而京師陷。烈皇帝徇社稷。公兄之甯之心俱死之。之輔南奔。公號哭累日夜。草檄號招義勇爲恢復計。聞潞王在鎮江。欲擁戴之。而鳳陽巡撫馬士英誠意伯劉孔昭等共謀迎福王卽位南京。改明年乙酉爲宏光元年。荒淫自恣。不理政。權奸黷貨。武臣跋扈。不用命。乙酉四月。我兵破揚州。督師史公可法死之。五月。我兵渡江。福王走太平。文武悉迎降。靖南侯黃得功血戰坂子磯。力

竭。自劉死。叛將田雄。馬得功。縛福王出獻。四方瓦解。初公以欲立潞王。凡所建白。皆不用。公唯日夜訓練士卒。期抗疏北伐。會海寇翁彪犯蛟門。以計擒彪。釋之。使招其黨林智等悉降。兵勢大振。而南都陷。公疾引兵至杭。時潞王在杭。卽請王監國。曰。江左雖失。兩浙猶全。可守也。請募死士斷平望。身率所部扼獨松。關遏其鋒。徐爲後圖。王惑於羣議。不聽。未幾降。更爲書招公。時公方歸謀守錢塘。計曰。今浙東已從風靡。若絕之。北兵必疾驅渡江。以三千騎入甯波。千騎入紹興。浙東不可復爲矣。不如佯許以款其師。親往以堅其意。北師旬日不渡錢塘。吾事濟矣。乃僞爲閩帥鄭彩檄付其子鳴謙曰。吾行隨以此檄往。及至杭。我兵信之。頃之。忽報曰。鄭氏循海而來。舳艫千里。直薄蛟門。定海危在旦夕。一日三至。我兵大震。公疾驅渡江。士民逆者。皆以危語動之。人人惶恐涕泣。過餘姚。給事中熊汝霖。兵部郎中孫嘉績與公合謀舉義。公歸定海。令三軍縞素。設烈皇帝位於演武場。率將士哭拜已。又痛哭。徧拜諸將士。搏膺大呼。二祖列宗先皇帝在天之靈。今社稷淪沒。主辱臣死。唯諸君忠義自憤。共襄大舉。皇天后土。實鑒臨之。言罷。又哭。將士皆伏地雨泣。不能起。已而齊聲大呼。願效死。公立起誓師。發號令。傳檄遠近。卽日擐甲就道。不復與家人見。時六月十六日也。汝霖嘉績聞之。執殺我所置官。起兵餘姚。諸生鄭遵謙起兵紹興。而鄞人先共推刑部員外郎錢肅樂起兵甯波。所在翕然響應。公至紹興。諸義旅悉會。公誓衆急進。或曰。兵多烏合。盍稍部署。後行。公曰。事起倉猝。胡能按古法求全。且兵貴神速。稍遲。敵乘我未至。急引而東。將何以禦之。唯電邁壁西興。敵必遲疑不前。我乃得從容部署矣。於是卽夜盡赴西興。我軍果驚疑不敢渡。而錢塘之守始固。

初魯王辟寇江左。福王使居台州。至是衆推王監國。入紹興。公既壁西興。乃謁王。請移駕行營。獎率三軍。王嘉勞之。以兵部尙書張國維爲大學士。督師諸臣各晉爵有差。而封公武甯伯。公抗疏辭曰。國葉中衰。大仇未報。豈臣子邀榮之日。夫寸土未復。一敵未殲。臣遽濫膺封典。則三吳繼下。當何如。南京克復。又何如也。臣死不敢奉命。方國安者。馬士英私人也。爲婺帥。擁兵至。自稱鎮東侯。王因而授之。乃復申公前命。公欲更辭。諸將曰。兩鎮犄角。勢不相下。彼旣稱藩。我須受制。勢削士貳。何以成功。公不得已受之。尋晉侯。監國爲人仁柔多姑息。輕名器以縻人心。威令不行。將帥不相統一。由是分餉分地之議起。國內紛然。百姓苦之。九月進兵攻杭州。公攻其南方。國安從閒道襲其北。公乘夜登岸。盡殺沿江守卒。焚柵。大呼競進。比曉我軍悉精銳出。公親將劉文舉、靳國良、郝文相俱戰死。公督衆殊死戰。不少卻。以待國安之入。而國安竟失約不至。薄暮公斂兵退。遂無功。旣而唐王卽位福州。改元隆武。詔至。諸臣二三不決。公勸監國尊之。謂諸臣曰。我輩志在恢復。但屬聖子神孫。苟能光復祖宗社稷。卽共主也。功成之日。天下誰敢不尊。倘西北諸王或能先我雪恥。猶當勸主上北面歸藩。今日之事。胡事紛紛競爲左右袒。予敵以閒邪。諸臣唯唯然。自是浙閩自相攜貳。益不可爲矣。冬江水涸。公晝夜往來江上。備不虞。飛礮及公舟。穿所臥帳。去公咫尺。左右失色。公談笑不爲意。十二月。國安復謀大舉進兵。諸帥張檄申約。公曰。敗矣。密謀襲人而先期洩之。甯有濟乎。及戰。國安果大敗。公不支。乃引還。先是公數欲西征。國安每以他阻。至是我軍遣閒見國安。給以虛實。故國安銳意出師。陷伏致敗。自此諸路氣挫。不敢復言進兵。丙戌三月。公上疏請戰。詞多憤激。

諸帥惡之。播蜚語阻公。俄而我兵皆集。陳船欲渡。公方鼓楫乘潮上下。察其動靜。我兵忽揚帆鳴鼓。蔽江而東。瞬息接公舟。砲矢雷轟雨集。公舟大風微不利。他舟未卽前。勢甚殆。忽雷震空起。東風大作。公舟如游龍。轉鬬而前。所向披靡。有白甲戴纛者。督戰甚力。公突其舟。沈之。白甲者溺水。公望水影射之。血漂水上。見朱纓也。我軍卻連艘進擊。大獲勝。監國大喜。卽軍中拜公興國公。公力辭不允。由是公望益重。然公雖奏捷。而諸將多貳。不相助。孤軍食匱。衆寡不敵。久之。勢益蹙。六月。我軍乘國安守疏。宵濟襲其軍。國安敗走。諸路俱潰。紹興甯波相繼陷。監國航海。張公國維死之。公獨守江上兩日。士飢不能戰。乃引師出鼈子門。將據海島爲後圖。而颶風作。一夜五營盡沒。公仰天歎曰。大事去矣。天乎。吾何之一死報國耳。乃復入定海。悉呼軍民諭之曰。吾受命先帝守此土。不幸兩都淪陷。吾奉監國。誓以一旅轉戰圖興復。顧相持一載。訖無成。徒苦吾父老子弟。更何顏相見。吾今將死之。與諸軍別。諸君善自愛。軍民大哭。公亦哭。乃悉載夫人章氏。妾楊氏。子婦蕭氏。管氏。女。女孫。至蛟門。盛服望闕拜。置酒大宴。宴畢。俱沈海中死。死者二十餘人。令子鳴謙祝髮去。取興國敕印。再拜投之水。而獨行至松江。見守帥曰。我明大將也。來就死。帥大驚。禮接之。言於其長。而送之南京。百姓觀者如堵。多泣下。督師洪承疇勸之降。公笑曰。此足下事耳。僕不肖。不能爲足下。但不知足下猶念先帝恩否。胡視然爲他人作說客耶。承疇慙。無以應。然猶欲全公。公志益堅。不可奪。寓僧舍兩旬。乃送之獄。終日怆慨賦詩飲酒。作忠孝歌見志。八月二十四日。就戮西市。從容整衣冠。望拜孝陵。口占絕命詞。然後坐而受刃。觀者莫不流涕。忽大星晝隕。市有匹練曝高竿。風捲入雲際。

盤旋望公屍而隊人皆驚異。謂公精靈所致云。鳴謙初以功授某官。沈毅好謀。敢戰。所向多克捷。封鎮奮伯。既爲僧。往來吳越數年。不知所終。其少女沈海。方八歲。一晝夜不死。漁人救之。送公部。將某。後歸於金壇于鈐。初南都陷。馬士英竄依方國安。國安敗。遂與士英降。從攻福建。未幾。俱爲我軍所誅。

王源曰。予聞魯監國之敗。方國安其罪首也。以王公之忠勇任事。而與國安分制閩外。欲無敗得乎。乃公之就死。光明偉烈。善矣。而國安降而見殺。則小人之敗人國家。又反顏事仇以圖利者。不又可以鑒哉。予嚮于督師史公文中。附公死事未悉。及得于鈐所藏公家傳甚詳。復論次之。鈐字節侯。世家子。高隱。不仕。年六十。言當年軼事。往往涕泣不置云。

諸天祐傳

諸天祐。山東東昌人也。少任俠。喜交游。倜儻有大志。游關中。數年不歸。崇禎十六年。闖賊寇潼關。督師孫傳庭戰歿。西安陷。關中望風降附。天祐率壯士十八人入河州。據之。募兵千人。欲襲西安。或曰。賊勢衆。恐不敵。天祐曰。我不知衆寡。但欲殺賊。復祖宗疆土。賊遣萬人攻之。天祐弟出城逆戰。稍卻。天祐從城上彎弓瞋目。踴身下。植立叱咤。矢發。賊首應弦倒。賊奔。揮刀逐之。賊大敗。依山結營。不敢出。久之。天祐率三十騎閒道出山。後偵賊。望見賊無備。乃留騎山上。令曰。我下襲之。若見賊亂。卽馳下。乃單騎緩轡趨賊壘。賊初不戒。近始呵之。天祐大呼曰。我大膽。諸將軍來取賊首。躍馬繞營走。賊錯愕。爭搏之。營亂。三十騎自山上馳下。呼曰。大軍至矣。賊驚潰。天祐禽斬數十人歸。由是名震關中。賊既破。三秦唯榆林。河州。不下。賊謀

曰。河州勢孤不足畏。榆林天下勁兵處。若榆林不拔。終不可入河東。乃力攻拔之。將軍尤世威等不屈死。十七年。賊遂渡河。長驅向京師。分遣僞權將軍某。以精兵十萬取河州。天祐力不支。與麾下亡走山谷間。三月。賊陷京師。烈皇帝徇社稷。四方瓦解。天祐痛哭。拔刀斫石曰。逆賊。我不寸磔爾。爲皇帝報仇。我目不瞑。乃復起兵。鳳翔凡四十二人。鐵虎頭者。嘗從總制洪承疇。殺賊立功。後辭去。隱居終南山。天祐遣其將汪鳳容。柳含往請之。虎頭慨然曰。諸公以義召我。我何辭。我年幾六十。尙惜死乎。立起謁天祐。天祐大喜。卽與歃血盟。當是時。自鳳翔以北。南達漢中。西踰隴。山砦豪傑。莫不暗受天祐約束。賊中亦有期內應者。俟天祐大衆集。同日起。天祐憤不能待。與虎頭等出山號招。猝遇賊步騎數千至。卽前突之。斬其前鋒將。殺數十百人。初。天祐在河州。嘗與賊戰。望見賊中軍大纛。挺戈突入。賊將辟易。橫刺擁纛者下馬。奪其纛。馳還。賊將隨後呼曰。諸將軍。我知公天威。今奪我纛。何面目見人。幸哀憐還我纛。後請無敢再犯。天祐大笑。擲予之。至是。其將適在軍。目曰。此諸天祐也。賊大驚。益請兵圍之。鐵虎頭揮雙簡。左三稜。重十六斤。右二十斤。四稜。出入重圍。所向披靡。日暮。鳳容曰。前有水。身請阻橋。將軍與諸人幸稍息。天祐曰。諾。遂渡橋。居民爭進食。虎頭鳳容王某三人據橋西。柳含伊季分巡水上下。含謂居民曰。水深幾何。曰淺。含曰。賊渡奈何。曰請紿之。須臾。賊至上流。遙呼居民問渡。居民曰。水及馬腹。泥深不可測。賊遂巡去。大隊偪橋東。列板前行爲蔽。長矛隨其後。翼以弓矢。將次渡。虎頭解甲著單布衣。挾簡躍過。碎其兩板。賊攢矛刺之。虎頭揮簡折其矛如葦。人馬仆地下。死無算。賊棄旗鼓走。鳳容兄子秉拍手稱曰。張翼德據水斷橋。何以過。夜

半閒道走。初客有李生者。年十一。屬文千言立就。及長。與姬詹習天文兵法。善騎射。皆天祐所倚重。李生迷失道。鳳容含章顯還迹之。行二十餘里。以故賊追及之。天祐分其衆爲二。命顯鳳容將右。自與含伊季將左。奮擊之。賊散復合。鳳容望見賊。以二矛躡天祐。天祐方力戰不顧。乃縱馬馳而左。賊驚退。旁一賊乘閒刺鳳容。中其脇。鳳容夾其矛。奮力掖。賊墜。鳳容亦墜。賊失矛。鳳容拔賊矛反刺賊。殪之。柳含奪馬援鳳容。鳳容上馬。馬弱復墜。含又奪馬援之。共馳逐賊。賊退走數十里。次日復戰。力罷。天祐知事不濟。歎曰。我起兵報國。卒困於此。天也。吾當畢命此。賊馳赴之。賊圍之數重。天祐四面馳突。王某望見曰。事急矣。潰圍入解甲授天祐。翼之出。遂各脫身走。天祐馬蹶。死於陳。虎頭爲賊獲。大罵不屈死。關中豪傑聞之。皆流涕。後月餘。闖賊自山海關大敗歸。逾年。棄關中走。死於通城。

王源曰。吾聞章顯善識路。倉卒經過山林險阻。雪夜亦能辨。而談笑殺賊。丰神閒曠。又有常次卿者。被創洞腹。血殷馬韉。戰益力。於戲。得士之多如此。天祐何不能待也。豈非先事者爲其所難哉。可爲流涕者矣。

王義士傳

王義士失其名。山東人。幼業農。嘗夜從兄耕。時多盜。兄誡曰。慎毋聲。盜聞。將劫吾牛。義士方八歲。揮鞭大呼曰。賊來。卽殺之。兄懼走歸。義士驅牛耕達旦。鄉里皆驚異之。及長。多力。善擊刺。精火攻。膽略過人。崇禎末。天下大亂。黠者往往挺而從賊。或招義士。義士曰。吾將爲朝廷殺賊。肯從賊乎。拒不應。久之。數往來兩河閒。交其豪傑。豪傑爭下之。義士身長八尺。貌甚寢。訥於言。而忠誠出於天性。嘗有友遇難。託其妻。義士

躡屨挽車送之歸。周旋千里。未嘗敢仰視。以是名益重。諸天祐者。秦中大俠。驍捷善戰。嘗憤逆賊猖獗。欲合義旅勤王。與義士結爲兄弟。圖大舉。遠近部署既定。而大衆未集。時四十二人。先起於鳳翔。賊發步騎二千急擊之。鼓行而前。天祐以二十人分兩翼逆擊。斬一裨將。殺百餘人。賊大驚擾亂。退數里。復合兵環而進。矢石雨下。四十二人談笑接戰。復殺賊數百。鏖戰三日夜。賊益衆。力竭。天祐遂爲賊困。圍之數重。義士大呼。躍馬馳入。左手運矛。右手解甲。與天祐。天祐不受。義士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公。強撥之。潰圍。翼天祐出。四十人爭呼曰。王君真義士也。遂各脫身走。天祐竟以馬蹶被害。前所部署皆解散。義士痛哭曰。兄死。我不欲獨生。生終必爲兄報賊。乃撫其妻子。益傾橐交四方奇士。圖再舉。會國變。遂隱身秦晉間。或曰。義士今在山東。人嘗見其縱鷹獵海上云。

王源曰。余友徐人者。嘗爲余言義士生平。好使酒。難近。臨敵。以牛胞貯酒。負馬上。戰酣。數人下馬坐地角飲。賊望之不敢犯。以天祐建義勤王。得義士足多也。乃諸人俱脫。而天祐不免。抑獨何歟。

關中二烈士傳

同州諸生劉長庚。字醉白。少剛介。尙義。負士望。崇禎末。闖賊勢猖獗。嘗憤慨憤發。欲殺賊報國。十六年癸未。督師孫公傳庭戰歿。賊乘勝陷西安。關中望風降服。長庚初與衆城守。及勢不支。歎曰。不可爲矣。乃趨孔子廟。哭拜。焚衣巾於殿下。歸而拜辭祖考。召其族曰。我生平以大義爲重。今關中悉從賊。我肯食賊粟。踐賊土。與賊共戴天乎。我將死。顧無以報祖宗。我有城內地五畝。請付宗人。爲祖宗祀。言罷。登樓痛飲。悲

歌竟日。題詩滿壁上。妻黨氏、妾雷氏、子二、女一皆幼。謂其妻曰：「若老矣，可無死，爲我撫二子。」顧其妾曰：「若少，將安歸？」妾泣曰：「君死，敢不從君死。」長庚笑曰：「信乎？」妾曰：「君不信，妾請先君死。」長庚大笑，起而揖之。指樓前地，謂黨氏曰：「葬我於此。」於是拔刀先殺其六歲女，繼殺其妾。然後從容整衣，引帶自縊死。其妻葬之樓下。邑人聞之，皆流涕。國初，建祠祀之。康熙三十七年，知州金人望修其祠，訪其後人。二子死矣，獨一孫窮賈餅，乃請於學使，假以諸生服，祀其先。又捐金爲娶婦置產，以延其後。云：「初，賊之入關也，都司書吏邱從周、遇李自成於道，直前戟手大罵曰：『爾逆天叛國爲賊，始於賊，終於賊，賊耳！賊耳！』烏能成大事？自成立砍殺之。次年陷京師，未幾，自山海關敗歸，病。索名醫，涇陽諸生劉溫克者，字幼恬，夙精醫，聞之，知不免，陰製毒以待賊。果召之，攜藥往，長揖不拜。賊怒，進藥，疑之，不肯服。次早令杖之，而溫克已夜服毒死矣。時年七十有五。先是，溫克以醫名，性忼慨，多大節，總督洪承疇、閣部楊嗣昌俱延爲上客。甲申，聞烈皇之變，痛哭服衰麻，令家人皆成服。子良股至孝，方其攜毒赴賊，召家人皆不知。惟良股知之，數涕泣長跪勸止，不聽。卒以死。顧其事隱，世莫知也。亂定，良股遂棄諸生隱，授徒終身。」

王源曰：「闖賊入關，關中士大夫從賊者不可勝數。惠世楊早立名節，家居老矣，亦從賊。宋企郊、鞏煊之喪，心無恥，又曷責焉？二劉舍生取義，皆諸生也。非至性忠義志不可奪之烈丈夫乎？金人望力表忠節，而恤其後賢矣。良股子恂孫追儉，皆舉於鄉。善人又幸其有後也。」

金主事廷詔字二如。浙之山陰人。年十八。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還里。甲申三月。聞闖賊陷京師。烈皇帝徇社稷。痛哭徒跣狂呼。起兵討賊。人無應者。福王卽位南京。授贛縣知縣。乙酉。改元宏光。五月。南京潰。大師渡江。是時巡撫南贛李永茂貪懦失衆心。兵大譟。永茂不知所爲。主事單騎出召耆老。慰諭罷去。而密請誅其首惡。永茂不能用。未幾。叛將金聲桓迎大師入南昌。臨袁吉安相繼破。贛孤懸上游。人無固志。獲譖三。請永茂斬以徇。不聽。旣而福建迎唐王立之。改元隆武。以楊廷麟爲大學士。督師於贛。主事乃縛三譖。并所獲招撫兩廣軍門董姓者。詣廷麟斬之。梟於市。軍民始鼓厲思奮。是時又以萬元吉爲兵部尙書。督九省。撫南贛。於是兵屯贛城者數萬。悉仰給於縣。主事豫儲俸多方堵柱。且與諸將約。軍毋得強取民。強取罰無赦。安堵無譁。常賦外一無所擾。而軍不匱。先是廣賊有閻羅總者。其魁曰張安時。侵掠贛界。永茂不敢擊。遣使招之。安殺使者。掠益甚。至是甯都兵科給事曾應遴奏安忠勇可任。乞撫之。以收其用。隆武從之。乃晉應遴兵部左侍郎。授安副總兵官。改其營爲龍武新營。蓋隆武將幸贛。以爲御營親兵也。主事大感曰。此賊也。狼子野心。贛民無噍類矣。已而果日肆淫掠。剽創殺燬。斷臂折股。號呼滿城。加以久雨。薪斷米翔貴。人心洶洶思變。主事乃上書應遴與廷麟。極言其害。皆不報。於是贛人大譁。攻曾氏。并殺閻黨之在城者數十百人。應遴遁去。安憤甚。反兵攻城。主事率民登埤力戰。親禦矢石。二十餘日。乃解。時已擢吏部驗封司主事。而應遴劾罷之。元吉申救復職。甫去贛而福建不守。隆武被執遇害。此丙戌九月也。主事至平和聞變。自經。家人救之不死。嚙救者臂復經。而家人力持之。擁以歸。先是吉安已復被圍。檄張安

救之。安逗遛。寧都不敢進。大師破吉安。長驅至贛。諸路兵救贛者俱潰。廷麟自甯都援贛。見安恒縮不用命。而蹂躪殊甚。乃矯詔散遣。單騎入城。與元吉死守。凡七閱月。城陷。率士民巷戰。力竭。俱赴水死。主事歸。麻冠布袍。臥山中。後爲頭陀。披髮策杖。往來海濱。年未三十。頭髮盡白。兩頰悲悼。二十餘年而卒。初山陰有處士倪舜平者。變後訣別妻子。置酒大會賓友。市兩缸。坎郊外。置其一坎內。痛飲忼慨。揮衆去。妻子號泣。隨之觀者千人。處士從容整衣冠。坐缸中。一缸覆其上。叱令彌其縫。子坐缸側數日。呼之不應。乃掩主事歸。哭其墓。立石爲銘。而自題其廬曰恥廬。因以爲號。其同年友有余若水者。亦苦節數十年。與主事先後歿。鄉人爲之並誄云。

王源曰。恥廬先生之節高矣。乃其爲吏。強毅明決。愛民有張敞、韓延壽之風。惜不竟其用也。然吾聞隆武左右。人才庸下一無足倚。卽名節皦皦。亦多無實用。況以賊帥主於內。而大勢蹙於外。卽有賢才。其能濟乎。書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君子亦歸潔其身而已矣。復何言哉。

秦處士傳

秦處士驥生。字良倩。杭州府仁和縣人。年十七。補弟子員。與弟某並知名。性孝友。父荊涵公嚴事之。無違色。弟每被箠楚。則叩頭悲泣。爲請罪。願代受笞。父惻然。時相向流涕。罷去。幼博通經史。負識略。當啓禎時。天下亂。江東社事蜂起。或招之。謝曰。世事方如累卵。而廷臣持門戶。士子結社相標榜。舉國若狂。吾不知死所矣。又嘗謂天下有大患二。一在士子無實學。一在於輕農。若使闡中首重策問。則士可以習知時務。

力田復其家。無職業者有罪。加良人一等。則天下務本。然是時。士非科第。無由見。處士賦屢冠其曹。卒不第。而國變作。初。處士娶妻陳氏。亦至孝。處士旣困場屋。家日落。親老。館穀不足養。陳曰。君第下帷策勵。甘旨不給。妾任之。於是晝夜十指操作。日察嗜好。具膳羞無缺。歲大祲。斗米千錢。道殣相望。陳與子女糠粃不充。終未嘗疏食菜羹。進以故。處士名益著。處士爲人謹慎。細行必矜。而風度詳雅。未嘗有疾言遽色。與人交。好直言。人多畏之。然樂其通脫。咸曰。與秦君交。如食橄欖。有餘味云。乙酉之變。歎曰。吾所以從事制舉業。非慕榮利。將以行吾志耳。志旣不就。豈可以苟富貴爲天下笑。於是毀儒服。謝絕交遊。與妻子偕隱白蕩。著書嘯詠。凡十三年而終。雲爽者。處士次子也。少有大志。十二三歲。卽日論古今成敗得失。稍長。益留心經世務。交天下豪傑。處士誠曰。學以器識爲先。器不大。識不高。無能爲也。且虛名之禍最酷。今日但使我一家不失禮義之舊。卽所以保宗嗣也。女其慎諸。雲爽於是更折節講究程朱之學。及處士歿。與同邑施相、沈叔竑、陸繁弢、共隱河渚。人稱爲開地先生云。

王源曰。吾聞陳孺人之事舅姑也。嘗冬月午饔無肉。解絮衣於鄰舍質之。鄰人怪其溫。私謂童子曰。女家今日無以供老人甘旨邪。歎息久之。乃父家頗饒。而數十年未嘗一向父言其狀。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孺人之賢如此。卽處士可知矣。

